



寒水齋先生集 十一

神道碑
庭碑

卷十一

~ 16
2420
11



2420
15-11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籠巖金先生謝神道碑銘并序



高麗氏享國五百年世家喬木之臣不啻百千數而
洎其亾也能守義自靖者僅數人若是乎仁之難成
也乃若籠巖金先生所成就最明白灑落後之尚論
者輒與鄭圃隱相甲乙焉先生諱澍事恭讓王官至
禮儀判書 洪武壬申如京師賀節竣事回軫臨渡
鴨綠聞我 朝革命東向慟哭以書付僕夫與其家
人訣曰忠臣不事二君吾渡江無所容吾身吾知夫

人有娠若生男名以楊燧生女則名命德仍送朝衣
靴以爲信戒異日夫人下世用此合窆勿用誌碣使
後世不知有我以今發書曰爲我死日卽臘月廿二
日也書訖遂脫身獨去而不返或言先生還入中
朝 太祖皇帝問居本國何官立拜禮部尚書辭謝
不受則 命賜尚書祿以終身先生居荆楚生女子
子三人子孫多登仕籍 萬曆年間 皇朝遣使冊
封日本有幕官許惟誠者隨到我 國自稱先生彌
甥云先生善山人上祖高麗侍中宣弓其後有得忠
者位至崇秩其子曰郎將良印寔先生之高祖也會

祖少尹慎緘祖民部議郎右諡考神虎衛郎將 贈
判書元老妣本州金氏夫人開城尹柳思雨女有一
子卽楊燧後改燧爲普登文科官宣慰使宣慰二男
曰履曰地地文科縣監縣監五子善慶 贈贊成之
慶大司憲惟慶縣監三慶生員成慶獻納後又有左
議政應箕者大憲之子也應教振宗者獻納之孫也
外裔亦多簪纓而不盡錄嗚呼當麗運告訖聖人作
而萬物覩使先生一渡鴨水則富貴光榮必不下於
攀附諸人而顧乃不屑乎此絕迹遠逝去家鄉棄妻
子如視弊屣竟死異域而無怨悔焉苟非素明乎義

利而不失心德之全者能若是乎昔夫子論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若先生其庶幾乎此者歟夫以其樹立之大至於如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其臨江寄戒乃欲并與其名姓而泯焉使天下後世無得以稱焉則其出於至誠惻怛而無一毫有所爲而爲之者益較然矣然鄉人建祠俎豆悠久而不替諸賢闡發幽光炳朗乎簡冊而若我尤菴先生則又極其尊尚稱道擬之於三仁此雖非先生自晦之本意而其所以慰百世忠臣烈士之心者靡有餘憾矣豈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耶先生衣履之藏在

府東諸宮村艮坐之原故老相傳鄉祠經始之日長虹起於其上亘于植礎處逮架樑時亦如之異哉先生之先本居走兒里至先生移居新谷之籠巖下以故世稱籠巖先生今府使金侯萬增豎碣遺墟閣以覆之先生耳孫持平德基坐言事出守傍郡倡起諸宗而謀曰以吾祖德善事行神道尚闕顯刻斯子孫之恥也亟令宗人泰璧問銘于尚夏尚夏不文何足以揄揚大烈傳示永久然自幼時有高山景行之慕今於斯役義不敢辭遂爲之纂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君臣大倫天經地義有如河嶽萬古流峙人而無此
乃禽乃獸唯聖有憂立典垂後然爲利誘盡分者少
世一以降疇克全好於赫籠巖挺生麗季揚廷侃侃
晉掌邦禮觀風 帝京四牡來復日月幾何天地變
易衆逐風雲我悲禾黍嗚呼曷歸致命無所鴨水洋
洋矢不復渡寧返 上國以邇父母飄然遐舉終古
絕迹全我天常永扶人極有卓其節銘在人口結爲
清芬播於宇宙畢如虛封唯洛之涘公靈往來如水
在地翼翼來雲載樹穹石我書其面以告千億

忠簡游軒丁公熿神道碑銘并序

乙巳之禍舍人游軒丁公與權忠定李晦齋諸賢同
被竄逐歿於絕島 宣廟初栗谷李先生上劄力請
雪寃復爵今 上丙寅因南鄉章甫之請宣額公俎
豆之所其後閔尚書鎮厚白于 上贈弘文館副提
學李相國濡請加 贈宗伯易名忠簡 國家之崇
報諸公之表章至矣盡矣公之玄孫載興以神道尚
闕顯刻屬筆於余茲事體重顧余陋劣何敢當何敢
當然余於野史閱公之傳未嘗不傷痛激昂則今於
斯役亦何可終辭也謹按公諱熿字季晦昌原人遠
祖光純爲新羅大相七代祖衍邦娶高麗門下侍中

李凌幹女始居南原曾祖諱旱雨以孝行薦于朝官
豐儲倉副丞祖諱暉典牲署主簿考諱世明四山監
役妣金氏司議壽亨之女權翼平公擘之外孫以
弘治壬申二月十三日生公年十三而孤從伯氏都
事煥學學日進伯氏喜告于其考几筵丙申八月
中廟試諸生于慶會樓下親拔四人公與其選隸承
文院副正字陞著作己亥丁內艱制終由博士校檢
歷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入臺閣爲司諫院正言司
憲府持平間爲兵刑曹正郎校書館校理兼春秋館
記注官時 中廟昇遐 明廟以大君邁疾 仁廟

承慈旨以俗忌輟殯殿饋食大臣迎合公獨爭之於
上曰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 慈旨
臣決知其不可 上爲之改容時 上無嗣姦人煽
動危言以撼 東朝人莫不惴惴一日正郎李中悅
謂公曰兄亾弟及古今通義萬歲之後天命有歸而
有人樂禍做出傾危之言此亂之兆也公聞而大驚
遂絕其人公之邁禍實萌於此 中廟陵號引 獻
陵故事仍襲禧字公曰 獻陵事不可法尊可統卑
而卑不可援尊屢啓力請得 允旣卒哭 上之率
禮益謹日就漸頓羣臣勸進薑桂庭立泣禱 上猶

堅拒有欲令外戚入內敦勉以冀萬一者公曰宗室
耆舊二三大臣何所不可而反借外戚於正始之日
豈不誤哉政府終不從及上不豫公不勝危迫之
忱請入藥院親檢湯劑有以例不可者公曰昔許世
子止不嘗藥春秋書以弒君況於今日委之醫官可
乎乙巳七月 仙馭賓天 文定垂簾欲以翌月葬
諸臣莫敢言公以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自有定制
今不可無故渴葬不報尹學士潔繼疏曰大行之臣
唯丁熿一人而已後潔與中悅皆不免於及俄以議
政府檢詳陞舍人兼編修官未幾 文定御忠順堂

三大臣論死一時賢公卿竄逐殆盡公遂罷職還南
原丁未九月鄭彥懋以良才壁書上變圭菴宋先生
以下賜死餘皆編配公初謫昆陽明年移巨濟人皆
謂後 命朝夕將至公處之晏然唯以經史自娛庚
申六月七日卒享年四十九返觀故鄉十月葬于府
北元堂山先兆下後三十三年與令人李氏合窆于
稍後向辛之原令人 恭靖大王四代孫興城副守
億年女從 贈貞夫人生一男曰至縣監屢典郡邑
清謹有聲績有二子斗俊宣務郎斗傑早亡女適僉
正權伯時丁酉之亂遇賊投水死次適生員林承厚

斗俊男璿女姜恂璿男錫後女金之白錫後四男載
熙載和載興載昇載興以孝行屢登道臣薦剡載熙
男整載興男屋爲載和後次塚塋一女幼餘不盡錄
公天資正直簡重常以孝悌忠信爲立身之本嘗作
同堂異室之制團聚族黨而居之事丘嫂如母俸祿
悉以歸之事聞 上特加嘉獎博觀羣書最用力於
麟經立朝言論動引其義與圭菴爲心交論事必與
之契合每朝有大議盈庭不決待公一言而立斷朝
野倚重尹任嘗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
不待完準而停啓圭菴仕罷卽訪公曰今日停啓終

未免爲 上計也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
何爲出此言也圭菴慚謝乙巳尹元衡使尹春年乘
夜潛來誘以禍福懇求一見公終不應其在島中又
有人受元衡指致其慙勸要得一言以歸報公以死
自誓曰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處心之貞確如此公
雖在放逐中係戀 王室不忍翫視遂草疏極論時
事南溟曹公往見力止不果上有文集二卷行于世
又嘗輯壯行通攷負暄錄各十餘卷旣而曰此枉費
工夫不若潛心聖賢之學專用力於本原盖公實工
旣淡洞見大義故遭變故而不失其所操雖古所謂

銀山鐵壁何以加此傳曰至死不變強哉矯若公者
真可謂君子人也銘曰

仁 明之際邦運不淑姦臣竊柄正士魚肉曰唯圭
菴受禍最酷有若丁公暨圭同德正色揚廷秋天一
鶚士望日我朝右肅穆唯時細人幽陰是託捏造兇
慝公卽斥絕然厥巨魁尚欲緩頰送款頻煩且誘且
賂公愈秉正不撓不奪慤書之上駭機河決流移絕
海九死采確火炎崑岡不燼唯玉皓天必復幽部乃
哲 聖明褒崇儒宗特筆鬱鬱佳城元堂之麓刻銘
桓楹昭眎千億

參贊慎公希復神道碑銘并序

若稽 中廟盛際有以靜菴爲師聽松慕齋思齋龍
門爲友蔚然爲一代宏儒者曰梅川慎公也公諱希
復字養叔以 弘治癸丑某月日生少有曠度見者
期以遠大乙酉中司馬辛丑丁外艱夢有神人指葬
地人以爲孝感廬墓盡制服闕薦授大君師傅是
明廟潛邸時也逮 明廟庚戌以戶曹正郎兼內乘
出爲錦山郡守癸丑承 召詣闕 上賜對甚款時
上親耕設慶科公遂擢殿試 上別賜掖庭紫衣
中者十雙前導游街一世榮之 上雅知公忠蓋至

是欲大用 下教曰慎某每政陞遷於是三轉而至
弘文館直提學 上解所御玉圈賜之尋拜同副承
旨遷黃海道觀察使爲治儉約寬平政成陞兵曹參
判 上又賜金貝品帶庚申除京畿監司九月 上
臨瑞蔥臺錫羣臣宴故事外官例不得參 上命別
設一座召之亦異數也未幾移開城畱守秩滿擢拜
禮曹判書遷右參贊參耆社公自以年至致仕退居
平山之別墅 上手寫梅川間間四大金字以寵之
丙寅七月廿五日以疾考終于第得年七十四 上
震悼弔賻有加九月某日禮葬于府南天神山負嶺

之原從先兆也是役也 上又使內奴三百限一朔
治山隱卒之典備矣公自少孺染於家庭文行已成
及就有道益勵爲己之學所與游皆一時名賢道義
磨礪聲望隆顯當師傅之簡也 中廟命極選儒雅
時成公倪秉銓以公首擬聽松副焉成公歸語子弟
曰此政可謂得人汝曹識之否取友宜求第一流公
拜 命以來竭誠輔導講論經義明白詳悉至於言
動起居亦必隨事陳戒 明廟傾心聽納禮待篤至
後當國家大事輒賜 召對或以手札諮詢不啻屢
數十幅公亦感激知遇殫心效忠間以微諷自附於

納約之義松都時所被 御札略曰流金苦熱常念
起居忽見華簡喜慰因堪畱守以予欲爲寬和喜感
亦淡予念速見新慶以重國家而已有何雜念乎可
笑夏秋之交願須保重敢答君臣之契此亦可見
上嘗以人才訪公公以屈於下僚者一人應 命上
卽日召見擢用不疑至超顯列知鑑之明 聽信之
篤可謂曠絕古今矣公第適與李樑對門樑方張甚
欲引公外收士望屢造公求權而公不納願得園中
一卉而亦不許樑甚憾恨 上之末年注意登庸問
于筵中曰慎某相望如何樑曰某固有宿德雅望而

年已衰耗似難擔荷重務 上遂寢之雖以小人之
忌克亦不能詆公之德望也謝事間居偏愛水石之
勝數架茅屋扁以 御翰靜觀川流默契道機八字
自號曰觀川子爲文瞻暢渾成絕無指擢雕鏤之態
筆法亦適勁聽松每得公書牘粘帖寶玩之節孝之
喪貧無以斂葬公與尚公震洪公奉世出力營庀俾
無遺憾公嘗戒子孫曰凡我後承之居墓下者無樹
瓦屋無蒔花果其疎財急難崇儉慮遠之意多類此
慎氏籍居昌上祖修開封府人隨海舶東來爲高麗
左僕射其後曰安之兵部尚書曰翼太子太保入我

朝大官相望有諱以表右贊成諡襄烈寔公之高祖也會祖諱詮文科觀察使祖諱承命司馬縣令贈參判考諱敦禮縣監 贈兵曹判書妣晉州柳氏參軍彭壽女也二代推 恩以公貴也公之配貞夫人昌寧成氏參軍守瑾之女大司憲世純之孫生長法門有淑行婉德某年九月八日卒祔公墓左生三男二女長有有文學蔭相禮次存直長次在佐郎女長適府使宋律次適士人韓汝虎相禮四男守乙翊衛守武縣令守身判官守甲察訪女安濬李彥直縣令李應奎直長無子取守武爲繼佐郎三男秀豪秀

俊秀雄三女李文荃李惟敬李弼元外孫判書宋言慎也會玄多至累百不盡錄嗚呼我趙文正先生遠紹考亭之遺緒以啓東方道學之傳眞如有宋之濂溪一時門下之士彬彬輩出公乃周旋其間華聞夙著而退然若無知無能未嘗以學術自居不唯公之謙德然也蓋自烈禍之後益有傷弓之戒也以故世無有知其造詣者而考其師友淵源則有不可誣也晚際 聖祖契合昭融訐謨施措之間必多有密贊王猷者而公無所劄記今皆不傳也抑公之慎密別有微意而然耶羣姦竊弄籠絡多門而公獨不懼

不撓屹然守正斯已難矣引年懸車晚節尤奇完名
清福世無與京猗歟盛哉公之下世今百有餘年矣
中經兵燹遺文及御札數箱散佚無餘文獻無徵
無以考信然公之玄孫東都尹景尹所錄及其從弟
東尹所述行狀蓋得於家庭所聞及故老傳誦雖曰
疎略亦足可據今於碑文之託旣不得辭則忘其孤
陋撮以爲敘如右銘曰

於赫靜翁倡道東偏望門爭趨杰士比肩孰居其右
曰唯觀川爰自甘盤得君最專九五利見尊榮邁
等繡黻煌煌邦禮是掌由是感激有謨必罄王庸

嘉乃擬置台鼎而違不通愠彼姦佞白髮蒼顏婆娑
水雲木稼空秋芝朮長春金榜昭回對越楓宸嚼
然不滓爲世完人宰如斯丘千秋耿光翼翼來孫樹
石于塲我詞紀實昭示無央

判書李公景會神道碑銘并序

仁祖盛際朝廷最多名公卿眉江李公其一也公以
清裁雅量聲望藹蔚世固以公輔期之及其板蕩之
日宣力四方臨機應變左右俱空石室金先生嘗比
之於宋之富鄭公不幸險塗難盡主眷不終經濟
大手未究厥施至今士大夫尚論先朝人物未嘗

不嘖嘖慨恨於公也謹按公諱景曾字汝省德水人
遠祖高麗中郎將敦守自是代有大官至樂安伯千
善政堂文學仁範益大顯又歷四世而有節度使諱
菟是公之曾祖也祖諱元謹縣令考諱通郡守 贈
領議政議政公出為族父 贈參判諱麟祥之後參
判之考曰海豐君諱齒也妣貞敬夫人文化柳氏領
議政坤之女公以 萬曆乙未十一月廿九日降邑
粹氣和聰明邁等看書能十行俱下學於石洲權公
權公亟稱曰宰相器也十九舉進士時月沙李相公
掌試得公試卷而曰此作大有貴相必非久困公車

者會廢母之論起走歸鄉里杜門謝世一仁祖反正
以薦除齋郎不拜甲子擢謁聖第一名例拜典籍移
正言禮兵二曹郎丙寅又拜正言時值啓運宮虞祭
府院君李貴請 上主祀公痛辨其謬遞為典籍又
歷正言文學為持平丁卯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朝
廷憂軍興不給差公督運御史使移湖南粟時申文
貞公欽分朝在南見公措畫大加歎賞自是五六年
間 除命頻繁兩司則持平獻納司諫也春坊則司
書至輔德也玉堂則修撰至應教也或三四拜或十
餘拜而其任玉堂最多間為司成宗簿正而常帶三

字銜又兼都體察從事官其在修撰也參判崔鳴吉
論追崇典禮請別立禰廟公與同僚引經據義上劄
嚴斥中朝人劉興治自胡中歸殺陳繼盛據榘島廟
堂議興師討之公劄論其不可蓋以爲興治此舉
天朝若已知之許令管領島衆則便是 天朝將官
徑先問罪後必有悔人服其明見校理時與館僚劄
陳八條敬天恤民納諫用人崇儉敦宗進學刑內也
請廣光海所居且送舊宮人以娛餘年請嫁娶仁城
子女俾有配耦此皆一時所諱言也又曰 先朝王
子有無家者而 殿下先爲大君營甲第此不幾於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乎未復以喜怒之過
公私之辨惓惓爲戒 上嘉納仍教曰玉堂恥君不
賢憂國將以凡寡人闕失生民利病畢陳無隱予用
嘉歎各賜廐馬以表予意上章辭 上引魏鄭公賜
金甕事不許公屢擬銓郎未受 天點薦拜檢詳陞
舍人爲養乞郡拜清州牧使清淨守法一境誦之
仁烈王后昇遐以應教兼 山陵都監都廳事竣陞
通政爲僉知丙子虜難 車駕蒼黃衛士多道以公
以兵房承旨親自號召扈入南漢常在左右周旋盡
力至如上下扈駕人姓名無不心識之 上嘗夜急

召問圍城中人士凡幾何諸將標下兵守堞者又各
幾何公一一歷舉無所遺漏又言某將標下幾人殺
賊幾人被殺亦皆詳悉上傾聽焉洎媾成虜索
天朝所賜金寶公請勿許曰祖宗三百年傳來之
寶輸與虜人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耶上還都進
嘉善陞都承旨俄拜兵曹參判兼管備局有司又兼
軍功廳堂上查入城將士功罪已而拜大司諫時偽
敕初頒僨接難其人上意屬公遂遣之虜使恐喝
萬端谿壑難充公一切峻拒雖極煎迫不少懾焉其
可許者快從之無難色虜亦敬憚不敢以無禮加之

戊寅嶺南狀報倭酋聲言女真寇淡朝鮮勢窮我以
隣睦之義欲悉賦助擊於是朝野震盪上召諸宰
曰北事未定南憂又如此計將安出仍顧謂公曰以
卿爲嶺南伯宜相機應變無俾生衅及陛辭上問
曰卿度南事何如公對曰島夷多狡是不過誇詡計
不足深慮也遂直至釜山招館倭責之曰交隣之道
誠信而已我無請援而謂欲助兵其意安在以其是
歸語關伯館倭語窮而去南警遂熄翌年遞拜同知
敦寧上引見詢叩民瘼公條列以陳且薦篤孝士
數人尋爲都承旨又以遠接使往來龍灣虜使到弘

濟院贖我以難從曰不如是不入王都公招胡譯
語之曰似此非禮爾不當言於我我不敢聞于朝
雖重被兵禍不可從也疑然不撓虜使遂入上特
賜廐馬以勞之復拜都承旨歷兵曹參判大司諫漢
城左尹庚辰歲饑以賑恤堂上濟活飢民無筭特
拜兵曹判書且兼槐院惠局明年由知樞拜禮曹判
書兼摠管經筵春秋賓客壬午宣川府使李焯持
本國機密潛告於虜龍胡率三將到鳳城急招大臣
及備局宰臣元公斗杓當行上曰非李某莫可其
代斗杓行且諭公曰國有大事卿獨賢勞予甚念之

對曰 恩深義重湯火所不辭 上爲之動容遂倍
日兼行至虜營虜盛兵威引諸宰于庭以焯言詰之
列書所對送于瀋陽仍拘囚三月已而虜以五千金
爲注使在囚諸宰署於券公掉臂卻之同坐宰臣慮
挑禍目攝之公曰吾曹死王事職耳此路一開國
何以支虜大怒咆哮終不屈無何遣歸關西至今傳
亂初三快事金文正公赴瀋時折罵鄭虜不啻如僕
隸閔公聖徽杖殺鄭虜所愛小譯及公此事云旣復
命拜吏曹判書公上疏辭 答曰卿之才器允合
此任盡心量衡勿使君子在野公首以同春尤菴二

宋先生薦擬臺憲久之遞拜禮判又為遠接使赴龍
灣竣還以病乞解 上勉諭遣內醫看病甲申兩銓
缺長官台席又虛公一日三擬而為吏判 上謂大
臣曰李某德望宜任經綸而若置相職將不免瀆行
聞其老母莫保朝夕予不忍母子相離已而乞暇省
墓 命給馬一日公登 筵席副提學俞伯會面斥
公壬午在銓時驟擬一蔭職謂之受賂 上以問公
公略辨其誣而不與之較退而移疾伯會又劄論公
為縱恣仍斥兩司之不舉劾兩司之避皆曰李某此
事所未曾聞又曰誠為不近只論公偃然呈辭而請

遞 上曰呈辭何罪勿遞俄以大臣言 命罷推以
觀絨辭洪茂績為憲長右伯會又舉公差除數人為
言請削黜削卜而其所指者皆諸名公所劄薦也洪
相國瑞鳳疏陳其薦引事而引咎 上答臺啓曰勿
為己甚之論且以左相劄觀之可知風聞之不實也
承旨申敏一疏言茂績徑請加律使不得絨答是操
切也徐左相景雨對 上之問亦白公寃狀後因茂
績引避玉堂以失實論遞同朝如李相國景奭尹尚
書順之洪都尉柱元諸公皆以為出於修郤至著之
文字後公之胤嵇入翰苑窺石室之藏其所記載一

如三公之言公議於是乎可見彼一時之誣矣帝竊
脂之於穀也乙酉上以監役趙珉老不任事特推
公誤舉及照勘命除贖決杖諫官曰某重臣名入
金甌不可辱上怒命除杖遠竄憲府又爭之竟付
處海州踰月蒙宥西敘丙戌秋以知樞掌試時兩
所試題俱觸時諱上命削黜兩所主試官即公及
澤堂李公植也公屏迹江郊絕口時事丁亥大夫人
下世公執喪盡禮病至篤子弟請從薑桂而亦不許
以崇禎戊子五月十七日終孝廟登極筵臣請
復官爵上驚曰尚在罪籍乎亟允之公天資秀

曠器度淡遠身不設暴慢之容口不出鄙俚之談風
流篤厚和氣盎然人一見知其為長德偉人平生體
國夷險不渝竭其誠力死生以之尤長於聽政雖衆
務雲委而游刃恢恢至臨大事斷大疑則沛然若決
江河無甚經意而終必鑿鑿中窾真所謂著蔡之明
見盤錯之利器也性不喜交遊公退則常在大夫人
側察其溫清視其飲啖時作老萊之戲以博歡笑時
大夫人年近百歲兄弟并列華要子孫蕃昌簪組盈
門每遇佳辰令節杯觴競進歌頌迭作福慶之盛世
皆歆艷家政一委之間內不問有無周恤親戚先從

孤窮者始或率養而衣食之待人以誠無間親疎晚
喜讀戴記朱文等書嘗曰吾早年登科奔忙職務未
暇從事於斯到老只益懣悔詩與筆亦皆精絕而為
大者所掩不著嗚呼以公之忠信明達兼之以幹局
置之於春秋之世當不失為賢大夫而位不滿德齋
志泉下惜也士之不遇者已矣若公荷 聖祖特達
之知而猶且如此莫是時運所關歟公嘗曰范忠宣
之遭貶怡然呂參政之不問毀者吾其庶幾觀於此
亦可以知公矣夫人 宣祖大王之孫順和君珪之
女知經史通大義奉君子無違志教諸子御家衆皆

有法度順和祀絕夫人上言于 孝廟以海安君億
為後盡歸其田民一無所取此視薛侍中之所行又
有難焉聞者歎服公始葬廣州後與夫人合窆于龍
仁德洞其原向高舉三男禕正郎稹縣令嵇大司諫
二女適參議洪柱國府院君閔維重正郎男喜重喜
東塔安相泰縣令男喜哉塔金震圭進士大諫男喜
濡喜聃判官喜楠喜添佐郎喜濂塔趙泰一應教趙
斗彬縣監參議男萬選救使萬迪持平塔李洙郡守
沈冲金濡進士趙正萬府使鄭壽崑都事沈鳳輝監
役內外曾玄摠若干余晚生未及一瞻公顏色然猥

從先輩長者竊聽其風猷志節矣後從大諫公游又與牧使公有莫逆契益聞其所不聞矣今牧使公以諸從之意乞銘謹撫其家乘敘次如右係之以銘曰邦運中興俊彥彙征翼翼眉翁大振厥聲正色明庭平步雲衢諤諤昌言 寵錫天駒圍城效勞益著忠節釋難排患動中機括北庭所守賁育莫奪 上用嘉乃一埤遺我緩急皆須內外俱可朝暮爰立方勤注意事乃大謬謂車載鬼直筆在史公議已伸皇天不愆朝野悽呻胡不大受奪之斯疾德宙峨峨閱此英哲我鑄貞珉百歲不沫

驪陽府院君文貞閔公維重神道碑銘 并序

惟我 孝宗大王圖恢大業收攬英俊有拔茅彙征之盛時則有若學士閔公以清名直節為當世第一流逮歷事 三朝德業茂著位至大司馬朝暮將入相我 仁顯聖母正位坤極公以國舅局於故典竟阻登庸經濟大手縮而未展朝野莫不嗟恨公諱維重字持叔其先起黃驪自奉御稱道五六世大顯於麗入我 朝有曰審言當 端宗時國家危疑以開城副雷守退遜不出子冲源以遺逸擢執義歷二世而至左贊成齊仁以文章鳴世號立巖乙巳禍作獨

言安名世史筆不可改姦黨日以護逆放謫而終是
生文川郡守 贈左參贊思容於公爲高祖也曾祖
諱汝健長興庫令 贈吏曹判書祖諱機慶州府尹
考諱光勳江原道觀察使兩世俱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延安李氏府院君光庭之女有三丈夫
子長大司憲著重次左議政鼎重其季公也府尹公
與觀察公俱以質行醇德見稱於世至公兄弟蔚然
爲士林領袖公以 崇禎庚午十月乙卯降自幼穎
秀異凡兒丙子之難合家倉荒兩日僅到富平時
大駕將幸江都觀察公已奉 廟社主先入從者咸

曰此去江都至近且天塹足恃必可往公曰吾聞人
君所至寇必隨之往之不佞時公甫七歲李夫人大
奇之曰此天誘之也遂往嶺南卒能全保稍長自奮
勵爲學出遊庠序曹偶莫班十九舉進士廿一闡大
科自槐院入翰苑爲檢閱揀取新進唯其人歷待教
奉教兼說書癸巳陞典籍遷監察禮兵二曹佐郎丁
李夫人憂服闋除正言司書上疏辭職乞數年假讀
書 上嘉其志除命久寢丙申夏乃拜兵郎持平司
書會災沴稠荐囊封累千言極論闕失并及 大內
土木之非時主第營費之太濫又移正言復申前言

仍以不得其言乞解。上皆優批開諭。先是朝廷發千斛米令市民待秋輸錢。已而錢不行徵還本色。公曰是罔民也。爭之強事下廟堂。奏覆模糊。則公又斥大臣曰。畢竟怨歸於國而已。不與焉。大臣如此。百僚何責。於是大臣皆引入。上亦屢下嚴教。公不敢安。辭遞後。除兵郎。正言皆不就。丁酉拜。持平時有惡少。拔劍相鬪。掌令吳公斗寅逮捕之急。一日公與吳公退朝。見執鞭者嘔血倒地。詰問之。則乃公子家奴。在逮中者。逞憾於吳公而誤中也。二公卽坐府捕治。竟死。上入公子說。怒甚。命并補北關公通判。鏡城鏡

地遠。王化不及。公至首以孝悌之道爲文以告之。擇鄉子弟可教者。教之。賤人有夫死不嫁者。廩之。有罪者。教而不改。而後刑之。無何一境大治。明年特授禮曹正郎。髻白擁車泣辭。樹七碑以頌德。以兵郎帶三字銜已而入玉堂。爲副修撰。再上劄陳戒。上優獎。尋自居下考。敘拜獻納不就。己亥以副校理移獻納。再又兼中學教授時。上志在薪膽。勵精爲治。羣賢造朝。一世改觀。公益自激昂。思贊大猷。啓劄無虛。日日或十餘事。大要以革民弊。恢言路。立紀綱。公選舉杜私。逕懲貪酷爲急。上悉嘉納。參判金佐明葬

其父故相國增僭用隧道公 啓請勘罪改葬之僚
席縮頸或執體例微事斥公公既自列又以 嚴教
不赴召上疏待罪 答曰此舉難免率爾予言匪怒
伊教且存遠慮平心察之然所言則公不可遞也再
疏申辯 批曰久強不遞非禮待之道今姑允從然
猶 命勿遞兼帶盖 主聖臣直前史所罕也 上
欲罷諸官家各衙門折受山澤及諸干不法事別擇
侍從之公明正直者廉察諸道封書廿餘條悉出
睿指公得嶺南右道竭心諮訪期酬 聖志道聞
仙馭賓天并夜奔還致命于 恤宗歷吏曹正郎校

理遭外艱制終還舊踐 上以疾久停講筵公與同
僚三上劄陳戒且曰故事玉堂之 批未嘗經宿今
八日而無指揮莫是厭聞而然耶 上答曰誠因疾
病受情外說媿懼無所容公上章待罪引李文成告
宣廟語曰人君拒公論多以病爲解是人君有疾
之時卽國家危亡之秋也益持正不撓 上亦爲之
敬禮壬寅歷吏郎直講移修撰時義州府尹李公時
術生釁虜境禍機叵測公密疏陳救解之策仍及邊
事便宜俄還吏郎罷歸驪江又除吏郎獻納皆不就
癸卯由副校理還吏曹兼校書校理公於銓地屢除

輒辭至是始拜 命一心秉公臧否甚辨尤謹於消
長之幾陞副應教兼西學教授移司諫時兩司以諸
官家柴漁場折受之弊久爭不從又 命諸官所屬
并免力役該曹執不可責以無據公爭之甚力又面
對竭論旁及他事至累千言指斥 袞闕糾正官邪
無所諱忌時晝漏已晚而 上不示厭苦色多所聽
納同朝亦嚴憚焉拜執義遞為濟用正甲辰以副應
教承 命往江都檢視軍實歸奏詳明悉合事宜改
執義兼漢學教授先是北人頌偽敕修撰金萬均以
其祖母死於難義不忍迎接上疏陳情承旨徐必遠

謂與父母讎較輕請勿許萬均終不趨班至於廷尉
問尤齋宋先生上疏引禮經復讎盡五世之說以為
天下之防不宜姑亾必遠先己出按北藩馳章對辨
語多悖謬臺臣李奎齡趙聖輔欲劾必遠僚議參差
上特出兩人于北邑又以揚抑不稱 旨并罷銓
官公歸自江都慨然曰義理晦矣遂論必遠僻拗之
罪三司罷軟之失又請還兩臺補外 上震怒立遞
之尋除校理辭遞承 命廉察關西歸對條陳固圉
興學之方 上輒可其奏歷司導正除應教乙巳由
舍人還應教擢授全羅監司感奮思效日夜孜孜令

嚴而化行利興而害祛報政加任數月遞授僉樞移
判決事大司諫承旨兼承文副提調丁未拜吏曹參
議又兼備局時許積奉使辱國乃反自功諫官李公
翻倡兩司論罪上大怒一時竄七諫臣公方赴離
亭有言禁人伺之者坐客多驚散而公獨凝坐及日
而歸翌日臨政啓以諸臣雖被罪傳旨未下法不當
出其代上嚴批特推後數日以式假不參政上
責以偃蹇又命罷推居月餘特授承旨移副提學刑
曹參議大司諫皆辭遞尋拜承旨與金公萬基入侍
以久廢講筵合辭規戒兵判金佐明進曰斯兩臣

者進退通塞隨其好惡若令去其偏私雖十日一講
必有益於國也公曰若如佐明之言是權臣也當退
伏刑辟旣出連上章請罪遞歸廣州田舍除命五
下皆不起戊申爲忠清監司湖西近湖南民已習聞
公治化令行禁止不勞而政成冬兼本道均田使驅
馳原隰親辨饒瘠將以正經界均賦役事未竣而遽
有他遷識者恨之由大司成擢授平安監司公雅尚
儒化於西土尤加意焉課學子之業正文廟之位邊
豆祭服一從古制別具冠婚服飾聖賢書籍遍布列
郡以資學習表貞烈獎武勇省姦嬉祛其浮費資貧

民嫁不失時又以方便修繕城池及武備增飾東征諸將之廟勅建乙支文德之祠凡諸館宇之侈剝者無不一變而民不知勞胡差之至例多恐嚇公嚴東譯鞬又杖殺潛通者二人一路振肅虜亦不敢怒辛亥秩滿命仍任完賑事未幾陞拜刑曹判書大臣難其代請擇於六卿上曰若爾則閔某以新資仍之盖用漢增秩故事翌年夏遞授知樞比歸庫藏充溢而行李蕭然西民立石追思又建祠俎豆之授刑判大司憲右參贊兼賓客摠管禁府遷判尹還大憲又兼經筵春秋改刑判數月之中再長秋官聽斷

如神圉圉幾空癸丑拜戶曹判書摠戎使時移奉寧陵明年仁宣大妃昇遐公連管山陵國葬兩都監以勞加正憲崇政階初孝廟禮陟慈懿大妃之服以期年議定許穆疏論當服三年命詢大臣儒臣二宋先生引禮疏四種說論辨且考國朝故事亦皆服暮於是穆說遂不行姦黨因此媒禍至目以貶君亂統及仁宣之喪慈懿服制衆子婦大功嶺人都慎徵投疏謂不當降殺上令大臣六卿三司雜議之僉曰己亥服制本用時王制而大典衆子婦大功條無承重則服暮之文上又命參考

禮經乃舉四種說解釋以對 天怒大震命改爲期
年謫領相金公壽興于中道以忘先王附他論爲罪
諸臣出城待命左相鄭公知和陳劄請命供職 上
批曰處分已定猶謂待命非事君以實之義公乃上
疏曰臣據禮經妄論箋註之義而臣又執筆罪浮諸
臣乞伏邦憲 上終不許適北使至 特差公遠接
使以送之未復命 上遽棄羣臣今 上以冲年嗣
位郭世捷趙城輩乘機投疏構捏議禮諸臣極其凶
險公移疾上六劄遂解度支拜參贊差賑贖堂上
山陵畢卽出江上臺論果發允齋先生首被削黜而

又請追奪同春先生官爵罷議禮諸臣職 上不從
乙卯正月始停公陳疏請謹封納摠戎密符 上開
諭不許而公先已發向畿郊政院以聞 命推考時
議政公亦受敦匠之 命事竣先往楊州之平丘至
是偕行轉到忠州仍取近卜居匹馬往來杯酒講說
欣然以爲至樂鄉里子弟從學者頗多公會以都監
勞加崇祿階在道上疏乞解諸任收新資 上只遞
摠戎使及允齋北竄而賊鑄輩詆公益力公屢上疏
狀 上固不許一日於 筵中教曰閔某方帶籌司
不可久在外其下諭促召公上疏曰臣少遊宋時烈

之門徒知其學問之純正踐履之篤實愛君之精忠扶世之大義而未見其貪權誤國鬻鬻於近日之王者至於禮經奧義臣雖未窺其一斑妄嘗謬守疏家四種之說當賓廳會議之日不敢自隱其見終陷於不測之地按臣之罪豈下於時烈哉時烈旣以罪首投荒臣理難獨免今之論者至比於安石惠卿蒙此大謬何敢復立清朝乎 上賜溫批繼有特教以公與議政公俱退在鄉曲無意上來并令推考而鑄請於 筵席以贊頌罪首譏斥朝廷削黜公時有禮禁犯者當死有妄人柳弼明謂將爲尤齋訟寃歷謁公

公以禁令力止之弼明走京師投疏鑄請鞫問其所嗾弼明慌亂誣謂公見其疏而公實不見也適有爲鑄言者得不拿治公猶待命郊外獄竟始還鑄又以議政公與公同罪請削黜冬 上特教曰閔某等才局可屬重任并西敘翌日羣小交謁力爭 上不得已從之丁巳正月 命釋門黜羣小又爭之三朔竟還寢六月兩司合啓請以正邦禮明宗統之意告于太廟盖國舅金公萬基同參賓廳議禮欲托此除去以動搖 中官也 上覺其情狀批斥嚴峻又教曰聞議禮諸臣待命金吾其令罷歸於是蜂起之論

少沮公聞有臺啓將詣近畿道聞 恩旨乃還戊午
春因赦放釋繼還職牒後再有敘 命輒爲姦黨所
尼己未夏火色益熾與議政公俱被竄逐公得與海
旣至足不出門外終日看書怡然有自得之趣十月
朔日大雷震越二日亦如之 上大驚動命放同竄
諸臣傾朝合爭六閱月乃止於是公與議政公始還
忠州舊居時庚申四月也柎堅謀不軌事覺兇黨就
法朝著清明議政公入相公授工曹判書知 經筵
尋移度支又差宣惠堂上屢疏辭免 溫旨不許則
曰罪廢之餘荐蒙 異恩義不敢一向退處遂入城

拜 命差承文提調都摠管判義禁會有追告柎堅
隱情者獄再起公承 命按覈盡得逆狀而間有所
平反者時長星竟天詢訪臣隣公陳講學招賢節用
愛民之道又言賦重財竭專由軍額之過多宜亟變
通 上嘉納十月 仁敬王后昇遐差國葬都監提
調公前後在度支四經 山陵而措置有方民力大
紓經費亦不告乏俄移兵曹判書自萬科之後武弁
如林人多空老怨歸朝廷及公秉銓大恢公道別剗
試藝之法隨才調敘才者以勸而不才者不敢怨辛
酉正月以都監勞加輔國階三月 仁顯王后膺德

選公例拜領敦寧府事賜號驪陽府院君 上因慈
教問大臣曰變亂纔除人心未定國家所倚重僅若
而人今使兵判就間實有棄才之歎依沈青川韓西
平故事勿遞兵判大臣引故典執不可且曰若仍帶
備局宣惠等任與議貢賦軍制則猶勝於全棄 上
屢下教諭意而大臣愈持前說儒臣諫臣亦爭之
上以六禮不遠而公猶未拜新 命命姑遞公既出
謝連上章乞解諸兼任史官宣 旨召命屢降而皆
不進又入對申辭 上不許而玉堂請遞備局 經
筵公益不自安控籲不已尋以相臣言又兼賑廳屢

辭不出則許遞承文 經筵兩任俾專賑事又 命
牌招公詣闕陳章而退始府尹公以 贈正郎諱汝
俊之支子出後於庫令公公既爲國舅以三代封爵
先已準式請將所有 恩例移用於本親遂加正郎
公爲左參贊壬戌新設禁衛營公爲提舉再上劄三
入前席并辭備局愈益懇至 上乃勉副備局大同
之設本欲抹貢物之弊而姦濫滋多國用日蹙庚申
夏化之初公建議裁定尤齋上劄言閔某曾在地部
略變貢法經制大得其力不賦於民而了辦 山陵
大役若非某誠心忠慮誰能爲此此真程子所謂小

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也至是李公端夏請再加看
詳通融增減公以首席尸其事市井游食之輩羣起
造謗而士大夫亦多駕其說而疵議者公不少沮撓
事竟得行然猶未能盡如公志時刑曹吏受賕枉法
而事關惠局公推治之諸司之勒買市物新有禁條
而政院首犯公請問備正言朴泰維上疏詆公以恣
行不顧縱肆怙恩公上疏請譴輒 賜溫諭章四上
始許遞賑廳以安之又力辭禁營惠局竟蒙許癸亥
冬 上患痘疹公承命直宿禁中既復常與侍藥諸
臣同被 恩賚甲子兼扈衛大將為公增設也又兼

摠管旋遞丙寅秋地震校理李徵明上疏以為自昔
此變多由於外戚用事至請勉戒 坤聖 上大駭
招問徵明所對率無實事 特命罷削公杜門踰月
始拜疏請罪 慰諭備至公素苦風痰至丁卯夏感
疾 上命太醫恆視竟以六月廿九日考終于安國
坊賜第之正寢壽五十八計聞 上震悼為之舉哀
命進素膳輟朝市自公卿大夫以至吏胥軍校莫不
咨嗟相弔尤齋在鄉為設位而哭之慟門人加麻者
廿餘人送終百須司徒供之內府庀之 諸殿各遣
中使監護限三年不收常祿弔賻致祭有加越三月

丁酉禮葬于驪州治東蟾樂里負成之原遠近會者數百人公凡三聘海豐府夫人李氏吏曹判書景會之女清淑有女士行恩城府夫人宋氏同春先生諱浚吉之女婦道甚備宗門誦其賢豐昌府夫人趙氏進士貴中之女李宋二夫人歿而各葬至是并合封焉後上謁寧陵特遣近臣致祭於墓公卒之三年時事大變仁顯王后遜于私第公及三夫人封誥并命焚之議政公旃棘西塞而歿後六年甲戌四月上大悔悟王妃殿下復正坤位悉還公及三夫人爵號特遣承旨祭墓又命亟舉節惠之典太

常議諡曰文貞御筆親書塚上表面甲申春特贈領議政兼帶如例公之終始哀榮於是益備矣宋夫人二男三女男鎮厚文科參贊鎮遠文科重試畱守女爲進士李晚昌別檢申錫華妻而仁顯王后於次爲第二也趙夫人一男二女男鎮永女爲進士李長輝士人洪禹肇妻側出二男二女男鎮昌鎮五女李燠柳絢參贊娶副提學李端相女有一女趙奎彬再娶縣監李德老女有二男一女男翼洙遇洙女金光澤畱守娶左議政尹趾善女有四男一女男昌洙亨洙女李周鎮餘幼鎮永娶縣令李明升女有一

男長壻一男緯翰林公氣貌莊凝而神采映發望之知其爲正人君子也少也襲訓家庭又嘗薰陶於師友之間故其制行益高事王父母父母極其愉婉親意甚安之觀察公病革與二兄俱割指進血前後居憂情文無憾尤齋稱其執喪之善世不多見旣貴猶與伯仲同居至家衆不能容然後分異然日必相會會必聯牀大小事必諮稟而行之伯氏之喪哀動傍人觀者或疑於子仲氏之疾藥餌必嘗扶護必親於伯姊亦如之姑與妹孀居顧撫盡情甘苦視已推以及於宗族恤窮濟貧有范文正之風平居動遵禮教

未嘗有惰容俚言每辨色而作清坐終日簾几從容氣像閒雅教諸子甚有法度晨昏羅拜無敢嬉笑於前嘗戒以勤學飭行立志不苟冠婚必稽古經手定儀式喪制疑變必反復講質務歸得正至於莅祀之時極其潔齋致其誠懇皆足爲搢紳家楷範早登同春之門舅甥爲師弟誠心服勤盡力於後事世以朱門之勉齋况之又師尤齋尊信甚篤屈伸榮辱與共終始所與友皆當世髦俊信義相契不以死生易其志嘗有布衣交莫逆也及歿視孤如子而女將嫁備資裝遺之曰縱不能取養於家何可不任其撫恤之

責哉獎勵後進必欲其成就見有一能猶恐薦揚之不及嚴於邪正之分始與鑄相善見其不是立謝之人或訝其太遽後果驗清修之節至老彌亮致位隆顯身如寒士及至戚聯宮掖服御無變恬於得喪視世之翕翕熱者若將澆焉禍福之際一聽於天雖困滯萬端處之愈亨赤心徇國義形於色常以鞠躬盡瘁爲期故內外歷踐多是劇地而事集功起風采立變蓋其本源之地光明正大疏暢通達故發於其政者沛然若決江河無所往而不有成績也公常曰吾聰明無過人者唯臨事不敢不盡誠故自無遺失此

可見公之一生所存矣蓋公處臺閣則有古遺直之風登講筵則有真學士之稱出入內外軍民戴之如父母正色朝端士林仰之若旻幪院窮而不變平生之守盛滿而益著謙牧之光與道消長卒保完名雖時危勢礙不能盡布其所抱負而其風猷志節亦足以表見於來後矣公愛士不倦雖以余之顛愚亦嘗猥蒙款接凡有事在與聞其一二丁未歲有漂船泊耽羅一行九十餘皆華服華語自言東南海上皇統猶在我也朝議將押解北庭公痛憤流涕力爭於上前退又極言於大臣曰諸公慮有後

患耶儻再畀我南藩當以死自當國其無憂大臣終
不聽時公訪余於城南一一道其事而慷慨悲咤嗚
咽不成聲矣嗚呼自丙丁以來士大夫狃於見聞汲
於爵位匪風下泉之義知者鮮矣而公獨慨念京周
孤誠炳然至欲捐其死生而唯義之是取其志可謂
烈矣其有補於民彝世教也何如哉以此銘公之墓
庶幾不媿吾筆也銘曰

孝廟初服得人為盛曰唯閔公嘉會是應瓊瑤玉佩
早颺 王庭諤諤昌言巨室氣屏 上曰吁哉乃言
則正展也邦直厥由 主聖庶幾夙夜翊贊神化中

途泣弓萬事解瓦遭逢 聖嗣一埤負荷出莅藩屏
入告 氈廈民懷父母 主倚良佐邦運中蹇禮訟
胎禍哆侈成錦衆陽消剝九死南荒銀山鐵壁旭日
回光繡黻重返方將大用為國之榦 坤儀正極
玉謂我舅迹拘勢閣利澤未究蓋公 三朝終始一
節百行是宐世所塗轍然且有至尊周之烈見義忘
身欲樹民極其志卓卓可表千億我撮其槩予以顯
刻

觀察使魚公 震翼神道碑銘并序

余嘗從先輩長者遊竊觀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謙

齋魚公寬而有制直而不激才足以理劇而若無能
廉足以警俗而畏近名歷變履險而不易所守殆古
所稱賢大夫者歟公諱震翼字翼之魚氏自上祖化
仁肇籍于咸從入我朝有曰變甲魁文科集賢殿
直提學棄官歸養屢徵不起曰孝瞻判中樞府事諡
文孝曰世恭戶曹判書牙城君諡襄肅俱以文章勲
業世爲名臣高祖諱季瑄左參贊牙善君曾祖諱雲
海平昌郡守贈吏曹參判有學行與栗牛諸先生
相友善祖諱夢麟童蒙教官贈左承旨考諱漢明
世稱名進士官左水運判官贈左參贊丙子之亂

效忠江都蒙孝廟獎歎妣安東權氏參奉倣之女
凡舉丈夫子四人公居第二以天啓乙丑十一月
初六日生幼而雋碩長而偉然有器度力學善屬文
甫成童而藝業已進得雋場屋甚有名聲戊子丁外
艱服闋而中壬辰司馬戊戌薦授金吾郎序陞內資
直長戶曹佐郎壬寅策庭試文科歷兵曹佐郎正郎
咸鏡都事成均直講乙巳拜持平時正言李整以劾
論倖相積忤旨被黜公與同僚抗爭上震怒命
竄荒裔公處之夷然不見幾微邑於是三司并爭領
府事李公景奭領相鄭公太和左相洪公命夏亦再

上劄救之 上意稍解只命削職後又因大臣及諫官言遂蒙赦自是屢入憲府請收還安置罪人尹善道移配之 命論嶺人柳世哲詆誣己亥服制之罪間遷騎省移正言未幾爲養求出爲咸平縣監時大夫人已在務安縣伯氏任所迭侍板輿就養無方人皆艷之翌年以事罷歸敘爲正言司書陞司藝掌令庚戌持內憂制盡授掌令陞宗簿正一日以掌令詣臺旣傳啓承 批而大司成李公敏迪言事忤 旨特命補外卽日發遣時禁門將閉公卽啓曰敏迪纔上封章譴罰隨加促令發行有同驅逐此何等舉措

耶又曰近來諸臣章奏稍涉相臣竄黜相尋朝廷殆空未知 殿下將欲置國事於何地 上大怒以一日再啓有違常規 特命罷推癸丑歷司僕正司書文學遷獻納甲寅陞司諫輔德用廟堂薦擢授東萊府使時倭人作梗南憂方殷而前府使權大載頗用任尚之政公代苛以寬威恩并行邊面晏如爲政二暮之間褒節義鍊軍卒省浮費恤民隱惠聲洋溢民夷爭頌巡撫使權大載亦從輿誦褒聞朝廷終爲不悅者所閣俄失當路意卒至拿罷丁巳敘拜刑曹參議當遇旱審理陳被謫疏儒李世弼等宜從疏釋強

爭于 筵席大忤時議竟引他事罷官後遇鑄賊於
隣舍被其牽挽而不假色辭卽拂衣而起其人大憾
復提萊府時事再從吏對卒至徒配未久放還先是
參贊公築別業於楊州馬山之麓手植雙檀雙栢而
公兄弟又四人遂做三槐堂故事作亭其間而扁以
四秀與諸子弟曰哦其中以自適己未除驪州牧使
辛酉觀察湖西未赴而因人言辭遞允菴宋先生劄
陳魚某當權姦矯誣之曰有特立不撓之操今以人
言辭遞臣竊惜之乞詢大臣夏申前 命母使某仍
爲棄才連上三劄言之是年除光州牧使戶曹參議

皆不拜歷參兵禮兩曹議由同副承旨轉左承旨癸
亥出按關東時本道田制多疎漏朝廷委以均田之
政公多所施設一以平徭利民爲務事未完而以病
劇乞解甲子春遞歸以是年八月二十五日臯復于
栢洞第訃聞致賻弔如儀始葬于高陽先塋側後二
十七年庚寅改窆于豐德望浦里負乾原公長身好
風儀望之嶷然性達直豪豁不設畛域始公之入臺
也承賢母之訓教益自激勵遇事敢言不避權貴雖
屢被 嚴譴而所操彌確其在外也臨民寬簡律已
清慎恪勤奉法唯職事是盡是其言論風猷見於立

朝行事之際者如此平居孝友敦睦有寡姊年老而病迎致奉養以適其意與諸弟分割衣食嫁娶其子女推以至於宗戚亦必周恤貧窮獎成才善故莫不感德而爲之歸焉教子姪甚嚴御家衆有法門庭之內等威秩然此又居家行誼之見稱於宗黨者然也公聰明絕人藻思逸發爲詞賦下筆成章又善於草隸然雅志謙退未嘗以詞翰自居恬靜自守不喜馳逐而一時名輩莫不傾嚮如老峯西河良齋諸公尤與之親密云配貞夫人原州元氏通仕郎諱玘之女也天資端莊貞順事尊章孝敬處妯娌撫諸姪極其

和洽平生不妄言笑喜愠不遽年至大耋而聰明筋力不減少壯臨歿時精神了了訓誨酬酢如平日遺書戒子孫祭奠務從簡約與公同年生以乙未七月十五日歿壽九十一是年九月合窆于公墓之左生一男二女男史衡今同知敦寧府事推恩贈公參判女長適領議政李濡次適參判李宜顯早歿無后敦寧三男長有鳳執義以經學名重士林次有龜文科畱守次有鵬狼川縣監女適教官金純行議政二男顯應顯崇二女適尹憲參軍元命一有鳳一男道凝冠而歿繼子錫胤二女長洪象漢次幼有龜六女

長金時教次李普祥次洪啓九第四冊封 王世子
嬪餘幼有鵬二男一女長錫胤出繼餘幼外曾孫男
女又若干人嗚呼以公才具局量使處之訐謨之地
得展其所抱則其所籌畫必大可觀而惜乎其用不
盡器平生施爲僅見於內外臺使而止何其不幸也
噫世之抱長材而不偶者固多如此今於墓文之作
重有慨焉銘曰

於赫魚宗勃興 昌朝乃文乃勲世服大僚平昌行
篤運判名高式至于公允矣俊髦袖簡臺坡一鶚雲
霄尺鱗屢櫻 聖主容直出鎮南邊蠻人懷德日車

載鬼匪罪而謫劫火燒崑不燼唯玉際時彙征望歸
湖嶽誰其尼之大老疏斥而違不通亦曰殆哉屬蕞
東田復輿外臺若將有爲病未克濟蓋公寡合吞吐
於世其所伸屈占時否泰清名直節世孰與京惜不
大用爲國榦楨德水之原有鬱佳城我銘桓楹昭示
千齡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神道碑

判書尹公堦神道碑銘并序

近世名公卿歷數其器量才識文藝兼備者輒以霞
谷尹公爲首蓋一時士論然也公諱堦字泰升其先
起海平自司空君正五世大顯於麗爲東方甲乙族
入我朝簪組相承至文靖公諱斗壽號梧陰相
宣廟有大勲業於公爲曾祖也祖諱暉判書 贈領
議政考諱勉之僉正 贈贊成妣清州慶氏參判暹
女公以 天啓壬戌六月廿七日降相表異凡兒嶷

然已有大人氣像十三母夫人疾革血指和藥以進疾遂瘳十五遭丙子虜難時贊成公宰靈山起縣兵北上人心駭散公獨留縣衙曉諭安集籍其公私費以待大人還一境稱服戊寅判書公赴瀋見被俘女兒心憐之以橐金贖還公見其舉止不類賤人意謂士夫家子告母夫人勿令婢僕混處教其兒客來輒窺觀一日兒泣曰彼來者乃吾親也公邀客靜處具告以故客願卽見公止之約日而密遣之判書公喜曰汝能樹德必有陰報後其女入高門貴顯雖一家入亦不知爲誰也辛巳發解又魁泮製主文者得公

白鹿洞賦曰此非俗儒手段自是聲名大震庚寅貫三場登司馬其後屢舉不中甲午除司饗食參奉不仕乙未丁內艱 顯宗辛丑擢謁聖第三名時金公錫胄居第四并命賜第大臣言其有肺腑嫌 上只存其魁餘皆罷公論惜之除公四山監役不就壬寅中增廣乙科卽攝堂后隸槐院時閔老峯鼎重以均田使辟公爲郎甲辰洪沂川命夏主管訓局又差郎廳大小規畫一從公言俄以杖掖庭人下理削職未幾用大臣薦直陞六品乙巳拜典籍監察禮曹佐郎是年冬丁贊成公憂初贊成公寢疾月餘一日猝斃公

急進指血賴延數日戊申以直講出爲黃海都事廟
堂兼與公均田之任蓋才公也公歷遍原隰相肥瘠
第上下務在益下西民頌其德己酉拜司書庚戌由
文學拜持平掌試湖西有得人稱還拜兵曹正郎辛
亥由文學正言再爲持平三爲掌令時歲大饑上
命米穀衙門減價發鬻以救都民之急主管者多夤
緣牟利而許積以太僕提調所犯尤狼藉公以持平
啓請重究上命查處刑判徐必遠以事體不當請
寢命公於榻前劾之曰必遠所帶衙門亦入於臺
啓中乃敢冒嫌周防上頗容庇必遠公爭曰殿

下每掩覆重臣而摧折臺官非開言路之道也上
震怒曰予於誰某私護其過而言若是公卽厲聲曰
既往不須言今臣所論事涉大臣重臣故有此嚴
教此非私護而何若使臣指陳其受穀最多者不待
行查臣可歷數於是天怒頗霽然無發落公引避
而他臺處置請遞上特點處置臺官爲鏡城判官
時畿伯吳挺緯葬其兄挺一於敬陵近禁地吳以
楨柎之舅氣勢張甚朝家遣官審覈而不以實報
公請拿治其查官不少饒人難之在正言時因災異
極言貴戚橫而宦寺驕宰相重而臺諫輕軍制失宜

而耗費衆官庄濫多而民生怨因請躬儉約矯侈俗
招遺逸輔 元良各署財貨依周禮司會籍記上聞
兩西管餉使其方伯各自管攝黃州罷兵使之兼牧
三南革營將之冗設末乃歸之於人主之一心惓惓
以親賢士遠近習而日開 經筵從容講道爲治國
之要縷縷萬餘言切中時病 上優批下備局議處
時賊積締結植柙當路用事以其語多譏斥故與植
輩上章交攻公亦疏避乞免而 上終不允壬子以
小行人將赴燕俄以宗簿正陞濟州牧使時島中荐
饑賑政難其人 上有極擇之教銓司以公應命然

公方欲極論積之姦橫朝議慮其紛紜托以掄揀而
實外之也公臨行請對條陳撫禦之方請得穀布數
千斛匹悉心賙濟而必先老弱且選丁壯給種糧墾
曠土以爲生業課試儒生訓練將卒而賞罰之俾有
所勸懲工匠營造一切革罷半年之間治化大著會
有獷悍輩相聚爲盜公譏捕其巨魁八人梟於境上
而啓其由朝家以擅刑有拿 命島民奔走號哭久
而不止至中洋遇大風雨楫摧舟圻舟中人皆僵倒
公操文祭神神氣安間及對吏竟至削職甲寅拜黃
海道觀察使時沿海列邑數虛警言公一意鎮撫而尤

講於陰雨之備增峙糧儲修繕器械就嶺阨要害處請設鎮堡方將爬櫛民瘼大有作為會北差以冊封弔祭至今 上元年乙卯正月也先是逆柁使燕還以臣強之說達于 先朝其意實在於嫁禍舊臣交亂王國也至是柁之內兄吳始壽爲遠接使勅出北書所無之言以爲 先王受制強臣可汗憐之致祭至再仍誣達通官張孝禮見尹某時亦有是說公再上章極論始壽白地造言狀曰前後奉使與僉伴之人俱不聞此言獨柁倡之於前始壽和之於後舉國疑惑則無怪乎始壽之攙引別人爲證言甚痛切積

鑄患之至請廷尉問事將不測公怡然曰死生命也何怖焉天道昭明吾言將自白供辭無所撓積不得已托以疏決請削職而從鑄言竄鏡城七月量移洪州丙辰蒙放及庚申赴燕使臣因朝命以臣強之說質於孝禮孝禮謂本無是言於是始壽伏法戊午黨人出公爲晉州牧使晉本難治公聽斷如流積年逋穀甚多不責於民從便填準一境頌之己未以病罷時輩嫉之啓請還仍蓋以瘴癘地故也庚申夏特授同副承旨時柁堅謀逆事發公以刑房參鞫文谷金公壽恆按獄而隨事必議及入對 上亦多諮詢公

應對中窾多所平反積家書札搜入而下政院公奏而火之以安反側世稱公德量堅之伏法積當緣坐上欲貸死入侍諸臣皆曰可上顧問公公執三尺不撓上曰承旨言是矣獄竟擢拜都承旨策原從勳俄拜咸鏡道觀察使矯詳定之積弊鋤帥臣之貪污羣情胥悅辛酉充赴燕副价入爲工戶曹參判大司諫及至燕所謂禮部官摘抉國書中句語謂之不審而稱有可汗查命勒令使臣歸咎國王上使不知所出書狀官稱病不起公獨挺身嚴斥曰君臣猶父子使其子歸咎其父豈大國待藩邦之禮也雖

萬被喝責有死而已彼知其不能屈相顧而去夜遣人索賂五千公又大責使譯鞫書示曰雖有賢婦不得炊沒米飯彼亦莫之如何卒無事聞者變色壬戌爲中樞禁府同知副摠管籌司有司堂上時度支缺公以加望超陞感激知遇竭誠經理雖年饑稅縮而國用不匱癸亥士論橫潰世道大變正言朴泰維侵侮尤菴先生而以公爲大老斥時輩遂作移兵先擊之計上章構誣上下嚴批至有可笑可駭之教公出江郊陳疏乞免金領相壽恆金右相錫胄登筵白公之寃曰度支一年之費十萬斛常不足今年稅

入止三萬而尹某善爲經紀多所拮据仍又悉辨其
被誣狀 上屢下開釋之教而公終不出俄以謚號
都監勞進正憲冬 明聖大妃賓天差魂殿都監提
調甲子陞崇政拜刑曹判書五招不進 聖旨敦迫
公乃黽勉出肅以爲秋官之政關人死生不可毫釐
差失裁斷必公而明因旱災入參審理以懋實德慎
刑獄陳戒切至 上嘉納之未幾以病辭遽旋以僨
使往來灣上道拜江都留守公以保障不宜疎虞請
移鎮江牧場許民耕作築甲津倉以儲糧餉且以畿
內三營及延白海美等郡皆屬江都 上皆許之時

持平崔奎瑞受時人指以病民營私劾公 上怒曰
任怨當事者必招訛謗江都近多設施所謂民怨職
由於此而今乃因此請罷予實寒心然竟以此遽卽
付西樞而退居江榭適有北民犯越之查清差恐嚇
先播都下廟議難其僨接屬之於公逮北人到館禁
府掌其查事文谷金公請於 上又以公兼判金吾
公相機方便適其權宐上以免國家之辱下以全多
人之命金相益加敬重焉丙寅拜松都留守三辭得
遞兼太常內資提調時黨習益痼自大老以下宿德
重臣無不被其侵滯公尤無意於當世斂迹郊扉爲

終焉計會關西缺方伯廟堂以公薦擬期洗宿瘼於
是西營負債之徒憚公嚴明飛語撼撓應教趙相愚
於筵席粹舉江都事誣公語極醜鱣公再上章乞
下司敗明覈實狀上不許公之子世紀擊登聞訟
寃文谷金相白于上曰江都之規月廩外如軍餉
等物月計上聞以故大小事廟堂無不與知若使該
府取考前後公簿虛實可立辨且相愚初以焰硝事
為言將歸失實則又曰本非專指此事其言誠甚不
美及查啓之上特下判付曰尹某之為國盡心極為
可尚相愚白地構誣用意可惡言者雖不可重究罷

職以懲之然公終不赴丁卯除湖南伯判尹皆辭遂
又拜左參贊判義禁尚方瓦署提調戊辰莊烈大
妃昇遐公承牌出肅仍差山陵都監提調工曹判
書因山畢進秩崇祿除廣州畱守亦不赴己巳禍
作兇黨謂公與李翊李承乃等俱是大老所親一時
竄逐公配康津間命卽行如赴樂地及到謫所足
不出門靜坐看書而已時尤菴自濟州被拿在道而
後命繼下金吾郎路文誤到公所配之縣一家驚
怖號泣公笑談自若曰吾點檢平生無罪過橫逆之
來唯當順受卽就枕鼾睡終夜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以微感卒于鵬舍享年七十一越明年四月窆于長
湍府西魚龍浦 贈貞敬夫人洪氏祔焉後二十年
壬辰改葬于後麓亥坐之兆甲戌 天日復明兗黨
盡黜 特命復官賜祭後 贈領議政洪夫人貫豐
山參判 贈領議政震之女慕堂公履祥之孫姿稟
淑哲十三歸于公事舅姑承君子待夫黨各盡其道
宗門式之生於丙寅歿於壬辰三月十八日舉二男
二女男長世綱僉正次世紀判書女適都正趙泰來
郡守李觀壽繼配務安朴氏通德郎暉吉之女北評
事衍之孫親受真誥生三男二女男世綬方為觀察

使世緯府使世經不勝喪早歿女適縣監李衡輔士
人宋相維長房男澤郡守瀟澗壻李思濟次房繼子
湜庶男濁三房男湜出繼涉滄汲漢四房男濶壻李
在都正男行彬侍直道彬大司諫郡守男道原進士
道運佐郎道載壻進士具萬喜朴師仁鄭達先宋壻
男必泰必徵三女幼內外曾玄多不盡書公所著東
史三冊祭儀一冊詩文章疏若干卷藏于家公曾襟
恢廓而器局峻整望之毅然有不可犯者以司馬公
無不可對人言者為立誠之要法故居家莅官一於
真實少也奉大父母父母慈孝藹然非有事不離側

常以晚占科第祿養未終爲至痛姊妹早歿撫育其
子女與諸子等仁於宗黨設楔講睦哀輯譜牒以敘
親親之誼有鄉居內兄貧甚鬻公庄土來言於公公
曰無傷也卽成券與之平日所爲多類此居常飲食
服用一任朴素終日端坐繙閱書史爲文章汪洋大
肆操筆立就尤長於詞賦漢得屈宋之聲韻諸家方
技之說涉獵無遺而妙於談命亦不屑爲一心奉公
夙夜匪懈在臺閣則知無不言不饒權貴雖遭跋扈
未嘗挫折典樞密則區畫百爲敏給周詳老吏吐舌
謂未曾見雄州大藩號令明肅豪猾斂戢鄙屋晏如

隨所遇而綽有功緒至於當國家大計若決江河處
事勢至難如刃導窾若是者雖古所稱通才達識何
以過此公嘗教子弟曰爲士者必先用力於經傳體
驗身心以廣見識然後可知爲人之方事君之節而
能措諸事業吾於書無不嗜好而中庸一部未嘗釋
手多有所益且於朋友空擇其端方吾識人多矣若
其忠直相勉爲莫逆交者不過權正叔申元瑞金元
會數三子而立朝行事俱有可觀汝曹識之公釋褐
洪沂川謂公曰子以大家知名之士自當歷敷而不
可無儕友吹噓之助公曰窮達素定何可借力於當

路耶沂川憮然稱賞金尚書萬重語人曰某乙卯疏
及供辭辭嚴義正使兇賊喪心終莫售其陰謀誠不
朽事業斯蓋士類之公誦也嗚呼天生傑人意非偶
然而通籍後時進塗晚闢已非儕流之所期待仍且
尤不諧俗與人寡合以故其見用於時也常在吞吐
間識者恨之逮其晚年致位崇顯則空若可以有爲
而愠于羣小終罹禍網經濟大手未展萬一豈非數
也雖然進退榮辱係於時運之否泰而畢竟姦黨碑
中姓名光華其與世之竊據台鉉徒取覆餗之刺者
得失如何也公所謂莫逆三友其一卽余先人也公

嘗姪視余余亦仰公如父兄矣余於中年遠繫窮山
戊辰春以妹病入洛公卽臨訪達夜媿媿仍曰明年
大禍作大老亦將不免國其奈何爲之嗚咽不成聲
至明年果然真箇一著蔡矣且歷說其平生甚詳有
如邵翁之於叔弼斯亦有意存焉耶今當墓文之託
義不敢辭而顧以眇眇余管見其何能評隲軒輊取
信於今與後無寧具載事行以俟世之持衡者可乎
記昔畏齋李相公端夏謂余曰少時拜同春先生先
生曰子知尹秦升乎其爲人與乃祖梧陰何如對曰
此友固爲儕流所推重然擬之梧陰無乃過乎先生

曰若當艱虞必不多讓子不可謂淡知泰升者也噫
先生一言重於九鼎大呂此足爲來世之定論謹錄
所聞以備考信銘曰

翼翼梧翁大廈棟梁曰有賢孫胚胎前光江河之曾
鐵石之腸妙歲詞塲聲價高驥晚儀 王庭志在贊
襄繡衣霄漢噓噓朝陽囊封抗直權貴背芒再屈棘
棲民曰龔黃觀風海方政先修攘巨慝証 上援公
證枉確乎秉正實光瞻仰杖節燕山虜喝無狀辭直
不挫氣湧千丈 王庸嘉乃邦賦是掌都畱關闌左
右拳踢讒言胡得 天鑑昭燭盖公瘳姦如鷹逐雀

前後投荒職忤元惡劫火彌空公守不易有如元城
銀山鐵壁好賢何罪一斥不復 聖眷未終蒼生無
祿秦運重來昭洗禍籍煌煌竹帛永高名德鬱彼佳
城華藏之麓有屹桓楹百世無泐

觀察使

贈領議政金公

澄神道碑銘并序

昔在 先朝己酉同春宋先生上章以臺閣風采獎
詡公而曰此國家之寶也識者以爲知言然公以言
爲已任不饒權貴故終以此陷于坎窞當是時扶公
者士類也擠公者姦黨也未幾甲寅之禍作人皆以
公之事爲權輿云公諱澄字元會金氏貫清風高麗

門下侍中大猷之後入 我朝有曰灌戶曹參議曰
儀之漢城府尹自是珪組相襲至諱繼有學行早世
贈司憲府執義是公之曾祖也王考諱仁伯 贈
左承旨考諱克亨工曹正郎 贈參判俱以篤孝懿
行重於士友間妣光州鄭氏處士護之女都承旨士
偉之孫 贈貞夫人公以 天啓癸亥十二月十八
日生自幼穎悟出羣言笑有度王夫人常撫愛曰大
吾門者必此兒也八歲失恃參判公教之以義方九
歲讀小學未盡帙見解無滯文理日進廿二始治舉
子業澤堂李公見公賦策曰他日文衡必歸此手庚

寅中生員第四名壬辰捷大科先進有不悅者補成
均學諭癸巳薦授承政院注書兼記事官乙未陞典
籍由禮兵曹佐郎除司諫院正言敢言無所撓避當
路忌之出爲魚川察訪丙申有虹貫之變公應旨上
封事萬餘言大要以立 聖志崇聖學恢德量審官
人爲目而語多切直末又言關西積弊不可不變通
上命有司議啓頗有施行焉冬入爲侍講院司書
丁酉春移兵曹正郎俄復踐宿趼爲正言上疏陳闕
失六月以正郎奉使接倭人於萊館始公之在魚川
書狀官權誦求請行資多有例外需索公偶與親友

言之誦因此被贖貨之効至是誦代公爲督郵誣公以私用官貨露狀馳啓公自東萊就理對辭明白誦言歸虛大臣從臣且有白其寃者事將清雪會以天災疏決未及議讞徑配青陽公在謫常以經史自娛與父老略爲約束以正倫理敦風俗救患難禁橫暴爲主戊戌蒙宥已亥 孝廟上賓公哀慟不自勝因山之前不進酒肉庚子除監浦縣監辭遞冬又除康津時參判公宰和順以疆土相望乃拜命其爲政專以東吏安民爲務律已甚嚴積瘼如洗訟牘雲委裁決若流遠近聞風輻輳時歲大歉公檢蠲得實賑救

有方所全活甚衆一境感悅旣去立石以思之辛丑以前官虛錄道臣誤以公馳啓遂有拿 命朝廷知其寃三日而得釋冬除全州判官不拜又由騎省爲黃海都事兼記事官時參判公在和順病報忽至公涕泣不食晝夜馳赴竟以癸卯二月遭喪水漿不入口絕而復蘇歸葬于廣州守制墓下衰麻不去身至暮不食菜果湯羹服闋除成均直講丙午爲咸鏡都事不赴夏以兵曹正郎隨 駕溫泉連拜正言掌令獻納秋以繡衣廉問北路道拜司藝旣復命公條列守宰廉貪生民利病且陳關防形勢士馬利鈍及孝

友節義才能拳勇之類纖悉備具仍請設施振作之
宐朝廷不能用後日入對細陳一路饑荒狀請蠲賦
稅宰執難之 上特許減半公復固爭竟得請初北
人查問走回人容受之由將置大臣於一罪 上爲
大臣地以身當之又遣右相許積爲之解紛至是使
還言 上當罰金五千而大臣得脫朝紳皆動色相
賀公慨然曰移臣罪於 上躬而恬不知惡人心之
陷溺乃至此乎事已至此無可如何獨有論正奉使
者不爭之罪庶可以尊國體而正名分且原初大臣
不能自當以致辱及君父亦不可不罪俄以掌令轉

獻納與執義李翮掌令申命圭等六人合辭論之并
論領相鄭太和左相洪命夏之罪 上震怒悉竄諸
諫臣極邊宰相臺臣爭之不得公謫碧潼未幾量移
又以天災蒙宥戊申敘爲直講遷侍講院文學進拜
司諫時金佐明新除冢宰公首言其身居戚畹遽授
銓衡非清朝美事遂劾遞佐明甚銜之公旣以剛直
自許前後彈奏者八十餘家朝廷肅然而巨家多側
目而視九月 扈駕溫泉還 上方禮致同春九齋
二先生日開 經筵勵精圖治于時公連在臺職協
心匡弼諸僚之屢爭不得者公奏輒從公益自感奮

知無不言舊例兩司之進見甚稀公請自今大臣承
旨引見時兩司長官不待牌招許令偕入仍爲定式
上從之己酉歷執義司諫文學司僕正漢學教授
陞通政爲同副承旨兼 經筵春秋隨 駕溫泉時
閔熙以 中批超陞判尹旣改臺諫請還收資級忤
旨得罪公執奏不行 上震怒故事政院繳還三啓
而止公自夕至夜四啓不止夜已過半矣 上益怒
遂罷公職後因同春先生疏乃有還收之命無何復
拜承旨出爲全羅道觀察使公嘗謂方伯一方之表
率不可不先自謹飭凡營中尺斗以上亦必洗手節

損嘗自書其壁曰親舊之需無過三種婚喪之助無
過兩端此外有犯神其極之凡所以奉公莅民者竭
其誠力無所不用其極先是公在銀臺以家貧親老
上疏乞郡旣得請而有湖闌之命以兼州尹之故奉
母夫人之官本州故事皆盛設壽筵公以年荒頗節
省而行之然怨家乘釁媒孽多門庚戌春獻納金錫
胄與大司諫金字亨論以憑藉壽筵貪婪侈汰請拿
問并治參筵致幣者蓋宇亨及錫胄之父皆被彈於
公者時議已不直兩臺同春先生入對曰金澄久處
臺閣仇怨盈世胥動浮言竟至論罪臣謂直臣之受

禍非國之福而壽親得罪亦傷孝理於是持公者復
喧然并訕宋先生矣賊積與羣憾合勢請令本道查
問意欲置之不測時天旱理冤獄宋先生又力言公
無罪至有是非邪正之語蓋先生深慮於朝議之
攜貳世道之消長而攻公者滋不悅言路遂論遞錫
胄銓司又過錫胄銓郎望金佐明言於上曰今日
救金澄者自以爲士類故紛紜若是矣上遂厭士
類而宋先生恩禮亦衰時大臣諸宰皆言公事由壽
親不可深罪上乃命罷職以待查啓之來而宋先
生遂去國矣代按湖南者吳始壽也始壽亦怨家之

一與積輩相應捏造虛無張皇眩亂查啓既入上
下金吾李相國慶億爲知事知公冤欲平反之積上
劄擊去時有飛語宋某欲與士類合力脫公而退錫
胄因以盡逐一隊人上摘公供辭中知舊書問之
語以爲獄體不嚴夜半下備忘并逮李公慶億李公
端夏下吏嚴鞫三司苟有言者輒被譴責始壽又上
疏詆公誣罔益甚而多與查啓違戾者公就其疏節
節辨破詞理明直金吾亦以始壽所言前後相左不
能加公之罪只配於白川公在謫三年一不與朝貴
通聲問壬子蒙宥歸覲大夫人於廣州復歸白川移

居江陰迎大夫人奉養癸丑又還廣庄取賈太傅語
名其堂曰坎止允齋先生記之甲寅秋金相國壽興
鄭相國知和以公擯棄非罪請收敘不允今 上丙
辰二月有給牒之命三月五日以疾卒于京第 上
遣官弔祭如儀葬慕洛山下某年遷窆于先塋下紅
青洞枕癸之原後以子貴 贈公議政公天分高明
正直故發於言論者英透果敢先輩於義理深奧處
時或聽瑩而公在童叟傍聽而辨解如破竹老師多
歎服焉處事持論義之與比利害之說一刀斷去聰
穎邁倫習於典故待人接物不爲表襮未嘗詡詡強

笑語立朝之日絕無當路迹所與遊甚少與朋友交
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心見人貪榮苟得者不忍正視
以故與世寡合卒至顛沛其在言地人或規之曰獨
不爲身謀耶公笑曰如我鄉曲孤蹤受 國厚恩且
無姻黨於朝何所顧瞻而不言以負職責耶又嘗曰
吾所論劾或出風聞安得每事必信但未嘗以私好
惡妄論一人此則無媿於心也居家事親盡孝教子
弟甚嚴而正雅尚禮法而最慎喪祭平生不讀無益
之書不作無益之事家無長物門無雜客環堵蕭然
處之晏如立朝數十年田不增一畝卒之日衣無兼

副賴親舊之懋僅成殯斂焉晚雖與世相違而惓惓
國事每聞賢邪進退未嘗不憂憤忘食尹鑄素有世
誼及鑄當路見其行事絕不通問鑄欲其親附誘賂
多端而公拒之甚嚴末乃以禍福怵之則公笑曰吾
其免為皇甫威明矣 孝廟時上疏論時政屢千言
極論自古昏亂之世初出於宮禁之不嚴也宜自惕
念以成端本清源之化且言先王之制天子諸侯各
有嬪御為國長慮非偶然也顧今謠頌之作尚欠螽
斯之慶非所以鞏固國脉之意也時人訛之以為非
所當言公歎曰後必有知我言者其後宮禁益不嚴

以致朝廷一變又 顯廟及 當宁皆無兄弟而宗
室強盛識者曰公言乃驗夫人咸平李氏 顯陵參
奉義吉之女藝文奉教澣之孫為婦為母克盡其道
平日言行皆可為閨則而多不能盡錄年八十以甲
申正月九日終從 贈視公爵葬與公同穴朝家以
大臣母特遣承旨致弔令本道庀葬事舉三男一女
男長構右議政不勝喪而卒次椽觀察使次楸郡守
女適縣監尹商明議政男希魯正郎在魯校理女壻
黃啓河校理徐命均校理朴師淹主簿觀察男正魯
奉事取魯持平省魯若魯尚魯女壻鄭錫祚縣監黃

在河俞對郡守男興魯得魯都事益魯女壻李德年
進士安重觀外孫尹得一得重得和得寧女壻慎無
逸參奉李秉謙宋德孫內外曾玄摠若干盖公少師
同春先生先生屢加奇獎期以遠大樂靜趙公聞公
聲名請一見而不得斂衽敬歎玄石朴公嘗曰如元
會是稀世英才若不早出世路專意於聖賢之學其
所成就何可量也如老峯閔公西河李公諸賢無不
待以畏友以公高才重望空若大有爲於斯世而直
道難容遊於羿殼之中未展抱蘊齋志泉壤豈非命
也抑否運將至勢如潮驅公之首先邁害有不得不

然者耶雖然同春一言重於九鼎大呂則雖訛公之
言不啻貝錦而公之不自白者先生白之此足爲百
世之斷案又何恨也余先子執義公與公接武臺坡
直聲并振同春所謂國寶者乃其一也以故尚夏亦
慣陪牀下猥蒙知獎顧今先故盡謝知公者莫余若
今觀察之託以碑文有以也義不敢以不文辭遂依
狀文略敘梗槩係之以銘銘曰

觀公之表瑞世圭璋聽公之言烈日秋霜早依賢師
追琢其章洎颺明庭噦歲朝陽我有色線期補舜
裳時丁主辱義理全公乃大忠烈乃劾巖廊受玦

無何起自江湘大老引重曰國之寶豸角銀臺玉節
牙纛雅望傾朝仁聲載道方將竭誠思答 鴻造域
弩吹沙我罪維孝一車載鬼九死靡悔縲絏何名放
逐何辜 恩宥纔宣公不少待時耶勢耶命之衰矣
然公名炳朗青史不容何病乃見君子有屹桓楹
我筆無媿

參判韓公聖佑神道碑銘并序

近世沙溪九菴二先生傳承道學爲世師宗韓公汝
尹以沙溪之彌甥出入於九菴之門自少播染清修
自持及其出而颺庭直道事君終不疚法門之餘矩

人謂公天分然矣而淵源所自亦不可誣也公諱聖
佑以 崇禎癸酉四月一日生聰穎端雅文才邁等
長者期以遠到弱冠屢占解額己酉中司馬士友惜
其晚松谷趙公復陽秉銓欲擬金吾郎公力辭若况
冬丁外艱翌年又喪慈夫人甲寅士禍將作率屢百
多士辨九菴誣仍與世絕屏迹湖右庚申夏化首膺
收錄拜 崇陵寢郎例遷奉事直長甲子魁泮製冬
應殿試以資窮陞禮曹佐郎乙丑移兵曹掌試湖南
湖人服其公正時士論已歧一銓郎忌公出補咸鏡
都事親舊皆言屈公無幾微色辭曰北路名山吾所

願見到幕只以嘯詠自適一不近聲妓丙寅召拜司
憲府持平時原任大臣李尚真請放閔熙洪宇遠公
與兩司駁尚真僚臺有立異者公引避曰宇遠語犯
東朝熙罪關宗社大臣之伸救是誠何心并論
司諫李弘迪掌令安圭規避之失右相鄭載嵩赴燕
有上躬罰鍰之辱與同僚劾之又劄論諸宮家折
受之弊曰一日之間既許革罷又令仍舊實係一言
興喪之幾俄移司諫院正言先時校理李徵明言宮
禁事忤旨公疏救之其後復申前論語益加切上
震怒下不忍聞之嚴教卽遞諫職政院覆逆玉堂陳

劄乃命收還改下批辭是時中外莫不代怖而公
不少挫由是銓司擬公於內外官不啻四十餘而終
靳天點老峯閣相公辟公爲禁衛從事戊辰元
良誕生始除公禮賓寺正己巳有大處分且允齋
先生謫耽羅公棄官下鄉足不到京輦甲戌聖心
大悟首被召命爲弘文館修撰每登講筵解釋文
義訖博引經史隨事開導又請聖學輯要最切於人
主日用行事時時進覽則必有裨益上曰所達切
至當別畱神俄遷校理代撰右相尹趾完不允批
有彝倫斃敗之語尹相疑寓譏於已怒甚公笑曰非

余本意然終不辨已巳榜中名家子一人有爲兵郎者公曰如不自處吾當駁之至館錄時與長官吳道一相爭榜中人一無與選者由是清議稍伸而時輩之媚嫉甚矣有漆三斗胡椒四十斗入內之命公以應教劄論略曰今茲數目浩多殿下欲用於何地若未免浮淫冗蠹之歸則臣恐聖心入於奢汰之域屋漏之邃一念纔萌天已洞見伏願益守兢業之志上嘉納之遞拜執義時有廟享裁減之議公引朱子說獻議曰今不能大計上下冗費悉行裁罷而先裁廟享豈不未安願聖明奮勵大志先

自儉約嘗參鞫坐委官南相九萬發李義徵減死之議公爭之曰義徵乞藏禍心屢起大獄魚肉搢紳貽害國家不空容貸屢言不聽公欲起出委官不得不從由是拜修撰者二校理應教司諫者皆三執義者再陞同副承旨以病遞以戶曹參議出爲淮陽府使乙亥還承旨丙子以禮曹參議補三陟府使丁丑拜司諫院大司諫因虹雷之變應旨上章極言弭災之實且陳頌御經筵輔翼世子修君德正朝廷勵廉恥嚴職法之道殆累千言上優批戊寅爲鐵原府使己卯還諫長秋又拜光州牧使翌年投紱光民

誦德鏡崖鑄鐵爲碑辛巳拜全羅道觀察使自律甚嚴號令明肅道內諸宮家廣占山澤者至於數十處狀啓請罷以去就爭之朝家寢不行癸未屢疏得遞還拜戶兵禮三曹佐貳承旨諫長判決事或有再踐者甲申秋又爲諫長疏論三件事其一引用惠廳米以償市廩貨物也其一臺官金萬謹斥補邊邑也其一持平金裁阿諛不言也乙酉又自承旨移禮曹時有尊號之議公以職事進諫引陸宣公安泰之日已累謙沖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之語竭誠開陳上允之有忠愛寡躬之教秋陞開城留守武備一新府庫

充溢大有蘇殘起廢之效丁亥遞拜兵曹參判戊子以西樞兼金吾堂上時直臣李東彥積忤時人陷不孝之罪繫獄三年 聖意亦有所左右爲世諱言公上疏論之劈破源頭鋪列證端因言東彥忠孝狀明白剴切見者咸快而 聖批極嚴見枳仕塗者踰年後 上命仲東彥之寃人謂公之疏爲張本也已丑始拜兵禮曹參判左右尹皆以疾免庚寅爲吏曹參判恢張清議秉直不撓時輩銜之終被權詹疏詆因此呈遞移工曹參判大司成皆不就屏居江郊七違召命而罷徜徉湖山爲終焉計其年十一月十三日

以疾卒于正寢壽七十八病中口呼百餘言以遺子孫臨終聞 聖患添重憂焦益切諄諄若夢中語訃聞 上遣官致祭弔賻如儀翌年正月葬廣州月谷乙未九月遷于本州富谷村寅坐之原夫人洪氏祔焉公天資勁特貌癯而神清志潔而行方事親至孝左右奉承曲盡愛敬非有疾故須臾不離側父母有微恙憂形於色嘗曰奉親者不可不知醫遍攻諸方略曉其術及罹巨創哀毀踰制廬墓哭拜不避風雨語及先故必嗚咽泣下至老不衰外先碑碣躬自辦立事二兄如嚴父季弟貧甚割土而資業之失怙三

姪至誠教導待堂從無間同氣夙慕為己之學以大賢為依歸雖未嘗以儒者自居行身處事不合繩墨者鮮矣日必辨色而作端坐終日絕無鄙野機變之言耽嗜墳典尤用力於朱子書玩索浸灌不明不措為一生體驗晚年精寫小學一部手不停披曰人若知此則於事親事君幾矣為文氣力宏健無藻飾態至於奏御文字人皆稱博識多聞為詩沉鬱典重不事浮華藝苑諸老多所賞音待人必以誠信不置畦畛聞人之善必思褒揚如見不善若將況已恬靜自持不喜馳逐門庭寂寥雜客遠迹尚儉素自奉如寒

士礪廉節清名冠朝右取屋僑居人不堪苦而晏如也癖於泉石遍遊域內名山畫出其最難忘者十區作屏卧遊慈良於物雖昆蟲之微不忍枉害為政尚嚴而一未嘗傷損人命所著述甚富而不自收藏散失過半只若干卷藏于家上黨之韓以麗太尉蘭為上祖入我 朝代有大官承繼軒裳為東方甲乙族若近世右議政忠靖公諱應寅有大勲業為中興名相忠靖生諱德及知敦寧襲封清寧君館甥于沙溪之門生諱壽遠有士林重望官牧使 贈吏曹參判是公之考也妣咸平李氏其考龍溪處士榮元 贈

承旨洪夫人唐城大姓都觀察使醒菴公處厚之女端莊靜一動遵禮法在家父母賢之既歸舅姑空之待妯娌如同胞撫視諸孤姪無間已出篋無珠貝門絕巫卜隨公赴邑市買不通內外肅然六親以為型範育四男一女男長配義正郎次配道配文配琦女適趙命徽側室子配熙女朴弼懋其一未笄配義男師范進士二女李弘佐柳世模配道所後子師軾三女尹志尹得儉其季未字配文男師逸女申鎮夏配琦早沒趙壻男漢宗漢明漢章內外曾玄摠五十餘人嗚呼公以名門華胄才學拔羣自在章甫聲望蔚

然晚結 主知風稜振一世安若端委巖廊大展厥
施而屢櫻尺鱗積忤時論進用常在吞吐間飛不盡
翰齋志泉壤儻所謂命也歟雖然竊迹公立朝本末
處臺閣則有古遺直之風登 講筵則有真學士之
稱風聲凜凜輝映竹帛百世之後必有立懦廉頑者
其視世之生極尊貴而死無可稱者其賢不肖何如
也昔歐陽公政事最長而掩於文章今公之行該淳
備而人或或未盡知者抑亦爲直節所掩耶余與公
有世講之好同門之誼雖隱顯殊道未克數相遊從
以資蓬麻之益而其所以緬懷高風者稔矣今公之

墓木已拱而正郎君泣請揭阡之文余何敢以不文
辭謹撫狀文序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若有一个其剛鐵石夙遊師門學其方直禮訟階禍
大老旂棘倡數百士抗章昭析白猿夏化公始通籍
正色臺端秋天一鶚危言面折朝野瑟縮劫火彌空
時事罔極掛冠長往婆娑林壑 黃道回光正士來
復侃侃忠規密勿 經幄大邑名藩清水苦蘖居畱
舊京倚畀益篤入佐天官政先揚激白眼滿世青蠅
點玉不容何病優閒可樂我稼油油我湖澄碧儵然
乘化俯仰無忤孝子劓珉思顯名德清芬不沫雲水

俱白

府尹尹公理神道碑銘并序

國家不幸黨論肆行雖清名雅望見重於世者一忤當路輒抹掇不振為識者所歎惜近世若東都尹坡平尹公卽其一也公諱理字子一高麗太師莘達之後五世至文肅公瓘寔生文康公彥頤仍父子有大名入我朝有曰哲燕山朝以司諫數直諫甲子被泉壤之禍有曰仁鏡官領議政諡孝成公蓋自太師以來殊勲大爵奕世貴顯蔚為東表甲族曾祖諱思欽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祖諱泳翊衛司司禦 贈

左承旨考諱止善

贈戶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全

義李氏禮賓參奉宗澤之女以丙子十月十四日生公六歲而失恃參判公甚愛而教亦勤聰穎邁等年十三四詩名擅場屋屢魁課製廿二中進士廿八闡大科分隸成均館屢為假注書丙午拜保安察訪冬朝家有別薦公被諸重臣引重與申翼相尹趾完等六人膺其選超拜參上職臺諫論以官秩有程章不可徑遷一薦皆仍舊戊申秩滿序陞典籍歷工戶曹佐郎俄移騎省轉正郎兼帶春秋尋為侍講院司書庚戌除全州判官以親老地遠呈遞自是連在兩司

爲正言持平掌令者殆周一歲辛亥爲養得金山郡
守癸丑丁外艱以善居喪聞甲寅禮訟基禍公遂走
歸星州舊庄若將終身丁巳除鏡城判官己未遞還
庚申夏化以直講拜掌令參保 社從勲一等轉濟
用監正又拜掌令屢擬獻納冬穩城缺府使自 上
有文官擇差之 教公陞通政應命壬戌以病遞付
軍職連擬銀臺癸亥拜兵曹參議旋爲洪州牧使明
年賦歸乙丑拜同副承旨改兵刑曹佐貳出爲慶州
府尹數年而遞己巳禍作屏迹於楊州先壠下絕意
世路甲戌爲江陵府使病不赴蓋自春初示儻輿還

城南第六月朔日考終于正寢壽五十九訃聞 上
遣官致祭致賻如儀以其年九月丙寅葬于楊州松
山孝成公墓左乙坐之原歲戊戌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兼帶如例以第四子陽來貴也公豐貌脩幹
美鬚髯拜德氣充溢望之知其爲鉅人長者曾襟坦直
凡於得喪榮辱一付之度外分館之初如白軒陽坡
諸公皆歎公道之不行而公則夷然也庚申之後朝
紳歧貳論議方生爭利者趨焉公則有確乎之志世
皆多公而不悅者亦衆若北關之差遣雖曰陞遷其
實外之也在臺閣所論剴切如內司侵漁主第踰制

公家賈販及均役便民等事輒力爭不已至於抉摘人過失絕不屈意苟合在州縣以束吏恤民爲務明識典故裁決敏速公明廉直人不敢干以私金山時當辛亥大殺節縮冗費竭誠乳哺所全活甚衆其在穩城也以邊上弊政十餘條陳列區畫亟請變通上嘉之下廟堂採施北路多有賴焉嘗試士嶺邑趙公師錫主試而病屬公獨考及圻榜日趙公起而歎曰非唯至公亦何鑑識之明也先時有姓尹者爲星牧多行不義爲道伯所舉正邑人與道伯連袂者於公爲近族其家疑公有所交煽含怨入骨而公實不

與也後公之爲兵議承宣其家子挾前憾或自發啓或唆私人肆意中螫銓相李公翊上章救解文谷金相公亦伸白於筵席上以前後臺言爲非至以出入銀臺者誰有踰於尹某爲教竟不允其請公亦道然不以介懷守分居閒靜正自持只以訓誨子姪爲事喜看書手不釋卷著述頗富而多散逸唯晚年吟詠藏于家愉邑事親殫竭心力每當喪餘哀慕如袒括時且以不逮慈顏爲至痛嘗得一諺札藏諸巾笥撫覽必涕所居不蔽風雨妻孥恆多飢色歷典州郡清約如一自鏡城歸日適當嚴冬人或勸以一

豹爲小楔而公若不聞至今北人傳爲美談焉夫人
興陽李氏士人義胤之女參判公曰孝婦也宗人曰
女士也治家有法綜理微密隨公赴官亦甚謹慎公
之清節內助爲多最其愛同氣教諸子皆可爲後人
矩生與公同年歿於乙酉十月之三十日葬在公墓
左幾步地其原向乾四男皆以文雅見重於士流曰
昌來司馬佐郎曰錫來文甲科司諫曰益來進士曰
陽來府尹二女適姜泰相李顯命姜武府使李生員
壯元長房子女皆不育以益來子命彥爲嗣二房女
爲李兼濟妻三房男命彥四房所後子之彥府使二

男壽星壽奎三女李肇元韓震朝宋亨明生員繼子
世珩嗚呼公早歲通籍遭遇明時空若展布其所蘊
而顧乃乍起乍蹈飛不盡翰豈公任眞守靜安於不
求知而然耶尤菴老先生嘗於參判公墓文稱道公
甚盛噫大君子一言重於九鼎大呂世人之知不知
曷足爲輕重公哉余雖未有一日之雅宿聞公風懿
近與公伯仲胤游益聞其所不聞今於墓碑之託何
敢辭也遂據其狀撮其大略而爲敘係之以銘銘曰
尹爲坡望嶺若華恆唯肅暨康屢書麗乘赫赫昌朝
俊髦嗣興厥有賢孫乘運颺登名高剡章衆望皆傾

侍講 胄筵經義精明久居臺坡持論坦平歷試民社大著仁聲蓋公平生寬雅淳清彼媚嫉者獨何心賜 君明相公多口無傷將奮其猷世事心驚斂退丘樊生順死寧松山之臯杜水洋洋宰如斯丘碩人之藏翼翼孝子思發幽光我詞非諛昭揭無疆

參判金公載顯神道碑銘并序

往在己巳姦兇當國盡逐一隊善類禍仍及 坤宮時金公載顯先得罪罷官家居奮然起曰爲人臣子遇此變故不死不義也遂與吳公斗寅諸人上書力爭疏入居前者三人被鞫 殿庭公日待命于金吾

門外三人旣出獄遂退居于龍仁田舍杜門養病越六年甲戌 上大悔前事殛黜姦黨復正 坤位以戶曹參議召公還旋移左承旨進秩嘉善連拜漢城右尹同知義禁府事戶兵曹參判都承旨陞嘉義階歷工刑曹參判同知中樞府事間出爲京畿觀察使開城畱守以庚辰十二月十二日庚午卒于正寢疾病神氣不亂家人進藥公笑卻之曰吾年七十四死無所憾何事於藥計聞弔祭致賻如儀翌年二月權窆于忠州鳳凰川先塋側丁亥十月廿五日改葬以丑坐之原公字晦伯其先慶州人生於 崇禎丁卯

某月某日天資真醇器度沉厚長身豐貌人望之知其為厚德長者自幼勤慤不待課督自能力學未冠而遊場屋聲稱藹對辛丑除濬源殿參奉壬寅換授禮賓寺是年中司馬連擢大科癸卯由槐院出為栗峯察訪至官執三尺不撓使星之行不許濫騎冬丁內艱服闋除黃山察訪守法如栗峯時雖方伯亦憚之陞典籍遷刑曹佐郎己酉以兵曹佐郎陪駕溫泉夏除順天縣監縣地大難治公整頓綱維嚴束姦強宿瘼如洗風采立變庚戌得奇疾呈狀請遞監司吳始壽構以怨望時相許積請廷尉問編配淳昌

壬子宥還癸丑丁外艱乙卯為兵曹佐郎俄陞正郎試士關西還拜司憲府掌令時黨人充朝專事修却而與公同年科者居政曹以公不顯用於曩時意或從已而引之公義不苟合卽辭遞俄復還除監武試于慕華館時有同春宋先生追削之論翰林趙持謙上疏極論其非黨人大譁論以削黜承旨李世華救持謙又被劾公罷試卽詣闕啓趙持謙李世華身居近密有懷必陳自附無隱之義有何可罪之事掇拾深刻之論苟容取媚臣竊恥之以此大忤時輩諫院直請削職時議猶咎諫院失臺體只罷公職丙辰

敘拜綾州牧使戊午爲覆審官權歆所中傷罷歸綾
民三百餘人守闕上書請以三百石米納官還公
任政院卻不以聞己未敘復右通禮出爲豐德府使
坐微事罷庚申除奉常寺正尋移延安府使時朝著
復清以公不可出外未赴而除掌令秋拜安東府使
未期年政已成邑民大和前後治績皆此類也壬戌
以司諫召還自是常在臺閣三爲司諫一爲掌令執
義持論每主平恕非關大體不屑也間爲太常太僕
正成均司成癸亥春以宣諭御史往嶺南同時受命
者多不稱朝廷意或至被譴公獨以能稱還拜司諫

擢授義州府尹陞通政階居半年被逮免非其罪也
未幾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敘歷左承旨三歲之間多
在政院間爲兵曹參知者再刊戶曹參議者一丙寅
乞外得安邊府使繡衣巡閱軍器以旗色不精啓罷
戊辰敘拜承旨病遽已巳正月復爲承旨時有元
子定號事上入宵人之言疑廷臣尤菴宋先生上
疏解之上震怒以爲動撓國本命削黜宋先生尹
公彬獨在直覆逆上益怒命囚尹公而竄之公與
諸承宣入院方議執奏奏未上上遽命盡罷公自
闕罷歸朝著仍大變旋有坤宮廢黜之舉而公上

疏爭之遂去國此公立朝本末也公之考曰敏敷官
正郎 贈參判祖元立以章甫抗論昏朝明母子義
後以文科進卒官通政府使 贈禮曹判書曾祖聲
振進士官察訪 贈戶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全州
李氏忠義衛克匡之女公先娶朔寧崔氏執義攸之
女無子後娶青松沈氏同知中樞府事摺之女在室
善遇羣族之官助公廉操人稱婦德舉二男三女男
長胤豪縣監次性豪參奉女長趙正諷縣監次李思
良次歿孫男礪正言女奉事李顯相長房出也男碇
女參奉李顯允李房出也外孫男明迪進士明遇女

正郎李秉淵青陵君模進士洪遇箕生員金聖澤趙
出也女申宅夏所後子命協李出也嗚呼公居家有
孝友之行莅官有冰蘖之稱立朝四十年退讓自守
不汲汲於進取皆可書也然乙卯樹立人已服其雅
操已已一節又能表正大義扶植彝倫斯可以不朽
千載矣公歿之十九歲將樹墓石參奉君以狀來乞
銘謹摭狀文略敘其槩係之以銘銘曰

士於安平慷慨高談逮遇至難口若枚銜允矣金公
貞松歲暮往者窮奇馮陵觸柱不周旣摧 坤維隨
傾公奮忠烈尺鱗敢櫻同事三賢首被慘刑公時席

藁如不欲生不死天也卓乎樹立天常永賴姦諛褫
魄義炳日月名高竹帛孝友恬靜與夫清白人所難
及於公疎節天眷忠貞祚胤其昌鳳凰之阡宰如玄
堂孝子翼翼載樹穹石我筆不媿昭眎千億

圃隱先生神道碑續記

按麗史壬申四月臺府之請按趙浚鄭道傳等也先
生之弟禮曹判書過司宰令踏實與聞焉及事翻就
鞠吏議當斬賴我 聖祖寬大之德只流遠地嗚呼
先生所樹立固已卓卓如彼而斯二公者亦同心不
貳視死如歸五百年正氣可謂咸萃於一門矣茲事

不載原文故謹摭記如右俾後人攷信焉仍竊念先
生大節人莫不仰止而唯其繼開之功則知者或尠
至我尤翁始乃闡發無餘然則大碑之成於數百年
後其亦有待歟斯役也老峯閔相公鼎重實經紀其
緒賴以克完其尊賢衛道之誠士林亦不可不知也

仁城君 珙 神道碑追記

銘中磬甸二字出禮記此卽公族施刑之文也蓋當
時仁城公之事雖迫於庭請有此 處分而實非
仁廟之本心其哀傷惻怛之意溢於 批旨而不得
不終使之自處則誠與磬甸之義大不同豈靖孝公

家狀不詳而致誤照勘耶今兩家子孫合辭請改而師門文字不敢擅易略記其事實于下方如此丙申九月日宋文正公門人權尚夏識

庭碑

江華忠烈祠庭碑

崇禎丙子冬建虜大舉入寇上將幸江都命先奉廟社主行東宮嬪元孫大君及羣臣老病者皆從之大駕追發至國南門則賊哨馬已薄西郊上遂回駕入南漢城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畱守張紳專任江都事謂天塹足恃杯酒恬嬉弛放戰

守備人有言者輒折辱之丁丑正月廿二日賊渡甲串津慶徵等懼怯失措奪舸而走江都遂陷于時原任議政府右議政仙源金先生尚容知必不濟歎曰宗社元孫在此此吾死地也事既急上南城譙樓據硝黃自焚前工曹判書李公尚吉寓在城外十里地馳入城哭於廟社而殉焉前敦寧府都正沈公覲家人具舟楫泣請入海而不聽四拜手疏夫婦并命前司憲府掌令李公時稷作遺詞授僕人與司僕寺主簿宋公時榮約買二棺掘兩坎而同死侍講院弼善尹公炅罵賊不屈而被害前義禁府都事權公

順長成均館生員金公益兼自編行伍守南門堞及相公自焚麾之不去同入於烈焰之中本府千摠具公元一臨江岸罵慶徵等發憤赴水本府中軍黃公善身本府千摠姜公興業提殘兵截江津力戰而死亂已朝廷嘉其義 贈議政公謚文忠判書公左相忠肅都正公吏判忠烈掌令公參贊忠穆主簿公參贊忠顯弼善公知申事都事公生員公并持平具公黃公姜公并參議歲壬午京外章甫合議建祠俎豆于府南七里仙源村寔文忠舊寓地也文忠主位北壁忠肅忠烈忠穆忠顯暨具公配於東西事聞 上

賜號忠烈逮 孝廟丁酉命追享黃姜二公明年又以尹公以下三人躋餼今 上丁丑以其殉義月日遣承旨致祭於是乎 聖朝之所以褒忠顯烈者靡有餘憾矣嗚呼士大夫平居慷慨談節義若將臨危而授命一朝當大難而不自失者鮮矣于茲時喪身辱名負國偷生者蓋滔滔皆是而唯茲文忠諸公身任宇宙之棟榦引義自靖從容就死以至一命散僚布衣匹士同衛 社稷以身殉國至於下邑樛裨真所謂不識何狀而亦皆忠義奮發視死如歸蓋其樹立之燦烈雖謂之日月爭光可也嗟呼天降喪亂舉

國淪胥而使東表士民知有天地之常經不失爲三
百年禮義之邦者伊誰之功也然 列聖之所以崇
重此祠者豈但爲存樹風聲於一國而已亦將曰維
我士夫君子有能懷下泉之思勵蹈海之節永有辭
於天下萬世也云爾嗚呼不有 聖人在上而明此
義人之理幾乎息矣前畱守李侯願命裒稗諸公事
實及建祠始末且爲具黃姜三公立傳編爲一冊藏
之祠中金侯昌集繼而莅政祇謁祠庭慨然興懷曰
廟有碑古也不有此何以示今與後遂伐石以付諸
生諸生樂趨事龔治訖以李侯所錄一通授尚夏而

謁其文尚夏生晚感慨激昂想像而投涕者久矣今
於斯役義不敢辭謹撮其大略而記之俾來世考信

沃川滄州書院廟庭碑續記

原記我尤菴先生所撰也院宇遷移之由及趙金二
先生事實與夫 列聖褒重道學之意載之詳矣後
幾年乙亥多士齊聲上聞於朝以我先生列享于二
先生之左蓋我先生懸弧於此鄉而於趙先生實有
高山景行之慕若金先生沙溪先生之胤也沙溪歿
先生又嘗以所事沙溪者事之而溯其淵源同出石
潭今茲一堂合餽不亦宜乎嗚呼先生之道德如地

負海涵靡有涯量疇敢髣髴其萬一而唯其大業大功之昭著而易見者則亦可得以言矣蓋朱子歿異言滿天下斯道暗昧而不彰幸我東表二三大儒遠紹絕學得不墜地然其體用之全精微之蘊猶未克大闡先生乃盡其精力於朱子全書沒身沉潛發揮訓釋使其微言大義煥然復明如日月之中天然後斯文在茲無復餘憾矣丙丁以後天地晦塞先生乃翊贊聖主將伸大義於天下規模籌畫已十八九成矣不幸天不佑漢中途齋恨而然其樹立卓然撐柱宇宙使我三韓一域得免爲夷狄禽獸之歸則是

亦足以當一治之數矣蓋先生事業功烈於是爲大而歷選近世未有能及之者矣世有知德者可識斯言之不誣也

興巖書院 御筆碑後記

唯我二宋先生實百代之宗師而不幸異言喧騰世道大亂我聖上睿智出天灼見是非遂手書金額遣承旨分揭於華陽興巖二院仍賜備忘昭示八方其尊賢闢邪之功直與三聖共貫於是斯文大定士趨歸正實千古所無之盛舉爲東方無疆之慶嗚呼休哉于時興巖多士建議曰繡梓籠金榮耀雖極

難保其長存遂立小碑於院庭模寫入石以爲永久
之圖其慮遠矣其誠至矣敢記其始末俾刻于下方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